

### 三藩纪事本末 清 杨陆荣

●三藩纪事本末凡四卷，杨陆荣撰。陆荣字采南，江苏青浦人；阅历待考。书记南明福、唐、桂三王事，共二十二篇。卷一，有三藩僭号、四镇、两案、马阮之奸四篇；卷二，有王师平南浙、王师平闽、金王收江右、李成栋收粤东、鲁藩据浙东、益藩扰湖东（附傅揭）六篇；卷三，有杨刘万殉赣、金王之乱、王师南征、何腾蛟殉楚、瞿式耜殉粤、孙李构隙、孙李奔北七篇；卷四，有永明入缅、檄缅取王、蜀乱、郑成功之乱、杂乱五篇。各篇悉用清朔，虽杂采「劫灰」、「浮海」、「甲乙」、「江人事」、「江难」、「也是」、「遗闻」、「编年」、「遂志」等书，然一以王鸿绪「明史稿」为正。此书颇多疏失，其着者如「监国鲁王死于郑氏、谬诬实甚。此书作于清康熙五十六年，上距明台湾邱氏之亡三十余年。

#### ●序号 篇名

- 1 自序
- 2 凡例
- 3 三藩纪事本末目录
- 4 三藩纪事本末卷一
- 5 三藩僭号
- 6 四镇
- 7 两案
- 8 马、阮之奸
- 9 三藩纪事本末卷二
- 10 王师平南浙
- 11 王师平闽
- 12 金、王收江西
- 13 李成栋平粤东
- 14 鲁藩据浙东
- 15 益藩扰湖东（附傅、揭）
- 16 三藩纪事本末卷三
- 17 杨、刘、万殉赣
- 18 金、王之乱
- 19 王师南征
- 20 何腾蛟殉楚
- 21 瞿式耜殉粤
- 22 孙、李构隙

- 23 孙、李奔北
- 24 三藩纪事本末卷四
- 25 永明入缅
- 26 檄缅取王
- 27 蜀乱
- 28 郑成功之乱
- 29 杂乱

### ●自序

闯成肆逆，祸及君后，明之子孙、臣庶不能讨，圣朝念万古君臣之义不可以不正，愤怒兴师，逆成西窜，胜朝不共之仇，藉以复焉。真人出而大难平，乾坤之位定矣。有明诸藩，诚思复仇之大德，痛余氛之未除，凭藉威灵，共剪残孽；迨乎罪人斯得，籍土来归，庶几上顺天心、下从民愿。度德量力，计无逾此。昔殷辛失德，微子抱器归周；夫子删书，不以微子之不正位号为罪，而亟称之曰「仁」。当是时，取殷之天下者周也。视圣朝之取天下于闯，而且为明之子孙、臣庶复不共之仇者，彼此相衡，判若天壤。乃微子可以归周，诸藩顾思僭号自立，仁者固如是乎？秦人失鹿，楚人攫之，与楚人争之可也，与攫楚之人争之不可也。何也？义不可也。且向也以全盛之天下，授之群盗；今也以破残之疆土，衡抗天朝。天既厌明德，尚思挺而走险，岂惟违乎仁、悖乎义云尔哉？抑亦不智甚矣！然犹藩之者何也？曰：不没其实，正所以不予其僭也。其实藩也，则明之祖宗未尝以统授之也，明之百姓未尝以统归之也。上不以统授、下不以统归，而妄干大号，是僭而已矣。僭窃之人，王法之所不宥。然则诸藩之随起随灭，身膏斧钺，夫亦其自取焉尔；若夫拥立诸臣，独无罪乎？夫伊尹五就、管仲一匡，苟审所优负而为之，君子且不以为过；不然，则首阳饿夫，不闻佐武庚以倡乱也。审此，而诸臣之为功、为罪，了若指掌矣。酉春多暇，检阅遗编，凜大命之莫干，悼王行之自绝；因类次其事而书之卷首。

时康熙五十六年（岁次丁酉）仲春下浣，青浦杨陆荣采南氏书。

### ●凡例

一、是编悉遵本朝正朔，各藩所僭位号不以统年。

一、是编虽杂采「劫灰」、「浮海」、「甲子」、「江人事」、「江难」、「也是」、「遗闻」、「编年」、「遂志」等书，然一以王大司农奉旨分编之史传为正。故与野史所载，微有异同。

一、论断必具史才；叙而不论，以俟作者。

一、编中间有一、二不见正史，止采野史收入。阅者倘确知其失实，幸即

赐教，以便改正。

一、编中搜罗未广，倘有家藏善书，或赐借观、或赐函授，以便增入。  
采南氏识。

●三藩纪事本末卷一

青浦杨陆荣采南氏编

三藩僭号

四镇

两案

马、阮之奸

三藩僭号

福王名由松，神宗孙、福王常洵之子。洛阳陷，王避乱南下，次淮安。值甲申三月国变，南中府部等官会议监国，凤督马士英移书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吕大器，请奉福王。可法、大器以潞王稍有贤誉，持未决，而士英密与操江诚意伯刘孔昭、总兵刘泽清、高杰、黄得功、刘良佐，拥兵迎王于江上。王至南京，以内守备府为行宫。四日监国，十五日僭即位，称明年为弘光元年。

顺治元年甲申五月，王召史可法、高弘图、马士英入阁办事；姜曰广、王铎俱为大学士，张慎言为史部尚书。以总兵黄得功、高杰、刘泽清、刘良佐分镇淮上；史可法开府扬州，督其军。

六月，命礼部铸国玺，以金代之。

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宗周疏论时事：一言据形胜。江左非偏安之业，宜以亲征之师东厄淮徐、北控豫州、西顾荆襄，渐恢渐进。一言重藩屏。路振飞坐守淮城，久以家眷浮舟远地；刘泽清、高杰亦有家口寄江南之说。是二镇、一抚，皆可斩也。一言慎爵赏。各帅讨赏，孰应孰滥，宜严加分别。如左帅以恢复而封，高、刘以败逃而亦封，将谁为不封者？武臣既滥，文臣随之；外廷既滥，中璫随之。臣恐天下闻而解体也。一言核旧官。燕京既陷，有受伪官而逃者、有在封守而逃者、有在使命而逃者，宜分别定罪。又言贼兵入秦、踰晋，直逼京师，大江以南，二、三督抚坐视君父之危亡，未尝遣一骑入援；既而大行之凶问确矣，督抚诸臣仍复安坐地方，止图定策之功，未尝肯移一步。洎乎新朝既立，自应立遣北伐之师；而诸臣之计又不出此，纷纷制作，尽属体面。更难解者，先帝升遐丧诏，距今月余，浙中尚未颁至；近省如此，远省可知。仰惟陛下再发哀痛之诏，立兴问罪之师，请自中外诸臣之不职者始。未几，宗周予告去。

遣太监王肇基督催闽、浙金花银两（肇基原名坤）。

上崇祯帝谥曰思宗烈皇帝、周皇后曰孝节皇后；既易「思」为「毅」。追

尊建文君为惠宗让皇帝、景泰为代宗景皇帝，复懿文太子为兴宗孝康皇帝。尊皇考福恭王为恭皇帝；寻改孝皇帝，立专祠。

削温体仁文忠谥，允礼部尚书顾锡畴请也。未几，锡畴以请削温谥夺职。释高墙罪宗七十五案。

予大学士文震孟谥文肃，刘一璟谥文端，贺逢圣谥文忠，礼部侍郎罗喻义谥文介，詹事姚希孟谥文毅，兵部尚书吕维祺谥忠节，山西巡抚蔡懋德谥忠襄，随州知州王焘谥忠愍；懋德谥寻夺。

吏科马嘉植疏陈立国本事：一改葬梓宫，一迎养国母，一访求东宫、二王，一祭告燕山陵寝。

命总兵王之纲迎太妃于河南郭守义家。洛阳之变，太妃与妃各依人自活；至是迎之。随谕工部于三日内搜括万金，以充赏赐。

御史祁彪佳请禁革诏狱、缉事、廷杖三弊政。时议复厂卫，人心皇皇，故彪佳言之。户科给事中吴适亦言先帝十七年忧勤，曾无失德；止有厂卫一节，未免府怨臣民。陛下试思先朝之何以失，即知今日之何以得。疏入，俱不省。

八月，以逆案原任光禄卿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；未几，转左。于是，太仆少卿杨维垣、徐景濂、给事中虞廷陞、郭如闇、御史周昌晋、陈以瑞、徐复阳、编修吴孔嘉、参政虞大复辈，皆相继起用。

命锦衣都督冯可宗遣役缉事。礼科给事中袁彭年言：相传文皇帝十八年始设东厂，然不见正史。嗣后一盛于成化；西厂汪直，踰年即罢。再盛于正德；逆瑾煽虐，天下骚然。三盛于天启；逆魏之祸，几危社稷。顷先帝亦尝任厂卫缉访矣，乃当世遂无不营而得之官、中外自有不胥而走之贿。厂卫之盛衰，关世运之治乱，不可不革。疏入，谪浙江按察司照磨。

诏选宫女及内员，廷臣交章谏，不听。

九月，予北京殉难诸臣谥：大学士范景文文贞，户部尚书倪元璐文正，左都御史李邦华文忠，副都御史施邦曜忠介，戎政侍郎王家彦忠端，刑部侍郎孟兆祥忠贞，大理寺卿凌义渠忠清，太常寺卿吴麟徵忠节，庶子周凤翔文节，谕德马世奇文忠，中允刘理顺文正，简讨汪伟文烈，太仆寺寺丞申佳胤节愍，给事中吴甘来忠节，御史陈良谟恭愍，陈纯德恭节，王章忠烈，吏部员外许直忠节，兵部主事成德忠毅，金铉忠节，观政进士孟章明节愍；立祠，赐名旌忠。勋戚惠安伯张庆臻忠武，襄城伯李国桢贞武，新乐侯刘文炳忠壮，左都督刘文耀忠果，驸马都尉巩永固贞愍，太监王承恩、王之心忠愍，李凤翔恭壮，大同巡抚卫景瑗忠毅，宣府巡抚朱之冯忠壮，总兵吴襄忠壮，周遇吉忠武，补予大学士孙承宗文忠，太常少卿鹿善继忠节。

工部主事王钟彦、经历施溥、中书舍人宋天显各予祭葬。

开纳贡助工例。

十月朔，命铸弘光钱。

以杨维垣为通政使。维垣亟谋起官，礼部尚书钱谦益力荐之。谦益，东林领袖，至是附和马、阮，为天下所笑。明年二月，维垣进左副都御史。

修兴宁宫、慈禧殿。时，庙门告灾，凤阳祖陵一日三震；而王荒酒渔色，工费无度，识者知其不堪旦夕矣。

十一月，补予大学士孔贞运諡文忠，薊辽总督吴阿衡忠毅，简讨胡守恒文节。

二年（乙酉）正月元旦，日有食之。

重刊要典。杨维垣既任事，追论三案，力诋王之寀、杨涟等，而为刘廷元、霍维华等讼冤，请重定钦案。章下，吏部尚书张捷力称维华等忠，请表章三案诸臣，追赐恤典：赠荫祭葬諡全者，霍维华、刘廷元、吕纯如、杨所修、徐终吉、徐景濂等六人；赠荫祭葬不予諡者，徐大化、范济世等二人；赠祭葬者，徐杨先、刘廷宣、岳骏声等三人；复官不赐恤者，王绍徽、徐兆魁、乔应甲等三人；他若王德完、黄克缵、王承光、章光岳、许鼎臣、徐卿伯、陆澄源等虽名不丽于逆案而清论所不予者，亦赐恤有差。唐世济、杨兆升等复起用。袁洪勋请追论焚要典诸臣罪。宁南侯左良玉、江督袁继咸皆言要典不必重颁，不听。

二月，禁宗室入京师。

阮大铖进本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仍阅江防。

予史部侍郎顾起元諡文庄，都督刘源清諡武节。

四月，从逆光时亨、周钟、武愷伏诛。本兵张缙彦首从贼乃授原官，总督河北、山西、河南军务。其他大僚降贼者，贿入辄复原官。

五月，大兵渡江，王奔芜湖。十五日，大兵追至芜湖，执王北去；丙戌五月，赐死。

唐王名聿键，端王硕燝孙；父器壻，先死。聿键于崇祯五年嗣立，因率兵勤王，擅离南阳，锢高墙。会赦，出。南都勿守，总兵郑彩、郑鸿逵撤师回闽；适王自河南来，因奉之至福州，与福建巡抚张肯堂、巡按御史吴春枝、在籍礼部尚书黄道周、南安伯郑芝龙等会议，立王监国。鸿逵请正位，不然无以压众心；诸臣以监国名正，候出关建号未迟，李长倩有「急出关、缓正位、亦监国无富天下心」一疏。而拥立者艳推戴功，不数日即定议，僭即位于福州。时顺治乙酉闰六月十五日也。改福州为天兴府，以布政司署为行宫；大赦，僭改元隆武。

以张肯堂为吏部尚书、李长倩为户部尚书、曹学佺为礼部尚书、吴春枝为兵部尚书、周应期为刑部尚书、郑瑄为工部尚书。八闽俱设巡抚。

起蒋德璟、黄景昉、黄道周、苏观生、何楷、陈洪谧、林欲楫、朱继祚、黄鸣俊，皆为大学士。曾樱、何吾驺、郭维经、叶廷桂，以次至闽，皆令入阁办事。阁臣至三十余人；然不令票旨，皆王亲为之。

封郑芝龙为平鹵侯、郑鸿逵为定西侯、郑芝豹为澄济伯、郑彩为永胜伯，战守机宜悉芝龙为政。于是，集议战守，自仙霞关而外，宜守者一百七十处，计兵十万；战兵如之。合闽、浙、两粤之饷不足供兵食，乃令抚按以下捐俸助饷；官助之外，有绅助；绅助之外，有大户助；借徵钱粮，大鬻官爵。王屡责芝龙出师，于是议兵：一出浙东，一出江西。然每云饷乏，终无一兵出关也。

改庶吉士为庶萃士。

十月，曾妃至。妃警敏，颇知书，每群臣奏事，妃于屏后听之。共决进止，王颇严惮焉。

顺治三年（丙戌）正月，以郑鸿逵为大元帅，出浙东；郑彩为副元帅，出江西。既出关，不行；未几，称饷绝而还。

命黄道周督师出江西。道周愤郑氏无出师意，乃请募兵江西；王给空劄百函，持一月粮以行。道周出衢州至婺源，为我兵所擒，死之。

蒋德璟疏请行关，遂告病去。

二月，王亲征，驻建宁。楚抚何腾蛟、江右杨廷麟皆有疏来迎；王欲往江右，芝龙固请还师，乃驻剑津。

王子生，大赦。

六月，郑芝龙还安平。八月，王决计赴赣。二十一日，启行；二十四日，抵顺昌。

大兵追及，获之；与曾妃同斩于汀州。

永明王名由榔，桂王常瀛少子、神宗孙；初封衡阳。张献忠陷衡州，桂王避于梧州。乙酉，〔桂〕王薨于梧。丙戌，唐王死，两广总督丁魁楚与广西巡抚瞿式耜会议监国。阁学兵部尚书吕大器、原任兵部尚书李永茂俱至，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称监国。十一月，僭改元永历，以肇庆府署为行宫。

以丁魁楚、吕大器为大学士，魁楚兼戎政、大器兼中枢；未几，大器辞，入蜀。

追谥唐藩曰思文。

以王肇基为司礼太监，遂擅朝政。于是，户部郎中周鼎瀚，内批予给事中；兵部侍郎王化澄，内批予尚书。廷臣争之，不听。

李永茂去，以疏荐刘湘客；主肇基持之，被斥故也。

以朱治澗为两广总督，守肇庆。

顺治四年（丁亥）二月，以瞿式耜、严起恒为东阁大学士。

以锦衣指挥马吉翔掌丝论房事，同票拟。

三月，进式耜文渊阁大学士，兼吏、兵两部尚书，守桂林。

五年（戊子）四月，王子生，大赦。

召旧辅何吾驺、黄士俊为东阁大学士。

六年（己丑）冬十月，封黔镇皮熊为匡国公、播镇王祥为忠国公，防滇寇也。

七年（庚寅）春正年，王奔梧州，留马吉翔、李元胤守肇庆。

下都御史袁彭年、少詹事刘湘客、给事中丁时魁、金堡、蒙正发诏狱。彭年以反正功，免议；堡与时魁并谪戍，湘客、正发赎配追赃。时朝士各树党，从李成栋至者，袁彭年、曹晔、耿献忠、洪天擢、潘曾纬、毛毓祥、李琦，自夸反正；从广西扈行者，朱天麟、严起恒、王化澄、晏清、吴贞毓、吴其雷、洪士彭、雷得复、尹三聘、许兆进、张孝起，自恃旧臣。久之，复分吴、楚两党：主吴者，天麟、孝起、贞毓、李用楫、堵胤锡、王化澄、万翱、程源、郭之奇，皆内倚马吉翔、外结陈邦傅；主楚者，袁彭年、丁时魁、蒙正发、刘湘客、金堡，皆外结瞿式耜、内倚李元胤。元胤，成栋子也；彭年等附之，时号五虎。于是，互相攻诘无虚日。王知群臣水火，令盟于太庙；然党结益固，不可解。堡尤恃强，化澄、吾驺相继排去；贞毓等欲排之，而畏元胤，不敢发。是春，王赴梧州，元胤留肇庆、邦傅率兵援广州，贞毓乃合御史程源等十四人共诘之。

八年（辛卯）春二月，孙可望遣贺九仪杀大学士严起恒，追杀督师兵部尚书杨鼎和于崑仑关，并杀给事中刘尧珍、吴霖、张载述等；并执阁学杨畏知以归，杀之。

以吴贞毓为东阁大学士。

九年（壬辰）二月，孙可望迁王于安陆所，改陆为隆、升所为府。后复改为安龙。

十年（癸巳）二月，王使林青阳于李定国，约来迎也。

十一年（甲午）三月，孙可望遣郑国、王爱秀至安隆，杀大学士吴贞毓及张鏐等十八人；并议废后，后泣诉于王，乃止。

十三年（丙申），孙可望自置内阁六部等官，以文安之为东阁大学士。安之走川东。

李定国护王迁云南。

十六年（己亥），王入緬。

十月，从官请造庚子历，从之。

十八年（辛丑），緬人执王归于王师。

#### 四镇

崇祯甲申，封黄得功为靖南伯。福王僭立，进侯；令驻仪真。命总兵刘泽清为东平伯，驻庐州；总兵高杰为兴平伯，驻瓜州；总兵刘良佐为广昌伯，驻临淮。大学士史可法开府扬州，兼督其师。

得功，榆林卫人，素忠勇，醉后运双刀如飞；每战血渍手腕，以水濡之，久乃得脱。军中呼黄闯子。建功河北，与良玉先得封。杰本闯贼部将，窃自成妻刑氏，来归，积功至总兵。京城陷，杰南走。福王设镇淮上，诸将皆欲得扬州，而杰先至；扬民畏杰淫毒，不纳。杰遂攻城，掠妇女。可法议以瓜州予杰，乃止。九月，移镇徐、泗，而家属寓扬。得功故守庐州，可法虑杰难制，乃移得功仪真相牵制（杰死后，得功乃驻庐州也）。时东莱总兵黄蜚，将之任。蜚与得功称兄弟，得功闻其将至，率骑三百迎之高邮。杰疑得功图己，潜帅精卒，伏道中；得功至土桥，方作食，伏起。得功出不意，举铁鞭走，飞矢雨集，马蹶，腾他骑驰。有骁将舞槊直前，取得功；得功反斗，挟其槊而扶之。复杀数十人，声咆哮如雷，跳入颓垣中，乃免；所随三百人，无一存者。而仪真兵将亦被杰劫，杀伤过半。得功大忿恨，归诉于朝，愿与杰决死战；可法命万元吉和解之。适得功值母丧，可法命杰以千金为贖，乃止。

杰以得功事解，感可法，与谋恢复，请调得功、泽清赴邳、宿，而自提兵趋归开，且■〈耳敢〉宛、洛、荆、襄，以为根本。可法壮之。然揣知得功必不为杰后继，故不谓，仍驻仪真。杰复具疏言曰：今大势守江北以保江南，人人言之。然从曹、单渡则黄河无险，自颍、归入则凤、泗可虞，犹曰有长江天堑在耳。若何而据上游、若何而防海道，岂止瓜、仪、浦、采为江南门户已耶！伏乞和盘打算，定期速行，中兴大业庶有可观。随发总兵李朝云赴泗州，参将蒋应雄、许占魁、郭茂荣、李玉赴徐州防守。

八月，可法巡淮安，阅泽清军；随具疏请饷，为进攻计。九月，巡仪真，阅得功军。十月，闻自成败还陕西，杰即率兵进。可法赴清江浦，遣官屯田开封，为经略中原根本。时诸将各分汛地，自王家营至宿迁最冲要，可法自任之。

十月，王师致书可法，以「春秋」之义，有贼不讨，则故君不得安葬、新君不得即位。今闻有僭号江南者，弃恩忘仇，将谓长江天堑、北军不能飞渡耶？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，而欲收江左一隅抗衡大国，胜负之数，不待蓍龟矣。诸君子果识时知命、厚爱贤王，宜劝令削号归藩，永绥福位。可法答书，言



有贼未讨、新君不得即位，乃不忍死其君者之说耳。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，青宫皇子惨变非常，而拘牵不即位之说，坐昧大一统之义；中原鼎沸，仓卒出师，将何以维系人心、号召忠义？紫阳「网目」，踵事「春秋」。其闻如光武、昭烈，晋元、宋高，皆于国仇未复之日，亟正位号，「网目」未尝斥为自立。又言：契丹和宋，多输金帛；回纥助唐，不利土地。况贵国笃念世好，兵以义动。今贼未伏天诛，卷土西秦，方图报复；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仇，亦贵国除恶未尽之虑。伏祈全师进讨。问罪秦中。至于牛耳之盟，本朝使臣久已盈道。

十一月，我兵入宿迁，可法令刘肇基、李栖凤复之。未几，大兵围邳州，肇基拔之，相持半月而解。

十三日，杰至徐州，遗书大军，约同灭闯贼。大军回言同灭闯贼，其事不合与予言；且劝其弃暗投明，择主而事。我副将唐起龙、唐虞时亦致书于杰，劝之早降，有「大王小侯、世世茅土」之语；杰并不从。乃沿河筑墙，专力备御。又具疏请以重兵驻归、洛，联络河南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；且以银币赠定国，与结好。时闻我豫王将由孟县过河，河南抚镇接踵告警。杰遗书泽清，言彼军若一越渡，则长江迤北尽为战场；时事至此，令人应接不暇。泽清以闻，马士英疏称：清兵虽屯河北，然贼势尚张，不无后虑，岂遂投鞭问渡乎？况强弱何常？赤壁三万、肥水八千，惟在诸将刻厉之而已。时，陈洪范奉使燕都还，亦言清兵万分紧急。士英恶之曰：有四镇在，何虑？大兵至夏镇，别由济宁南下，一从雒阳攻海州，图邓州。可法、杰、泽清各具疏告急，不应。十二月，大兵下邳、宿，可法飞章报闻，不应。

乙酉正月，杰抵归德，约定国同事。时定国驻睢，有言其送子渡河者。杰遣人邀定国，不至。杰因邀巡抚越其杰、巡按陈潜夫，同赴睢。定国郊迎，其杰讽杰勿入城，勿听。十三日，杰兵已尽发开封戍守，且邀定国去睢。是夜，定国享杰。杰醉，微言及送子事；定国大疑。杰既卧，传炮大呼，众拥杰至定国所杀之；其杰、潜夫遁。明日，杰部回睢攻城，老弱无孑遗；定国来降于王师。杰为人淫毒，扬民闻其死，皆相贺；然是行也，进取之志甚锐，故时有惜之者。可法闻杰死，急至徐州，为请恤于朝。王赠杰太子太保，许其子元爵世袭，封荫一子锦衣百户；而以杰部李本身为左都督，领杰兵，提督本镇赴归德。本身，杰甥也；故使之，后亦来降于王师。得功闻杰死，引兵袭扬州，将尽杀其妻子以复焉；可法急遣同知曲从直解之，乃去。可法寻归扬州。

三月，大兵入仪封，破归、睢，进逼江北，直下徐、颍。四月，左良玉以清君侧为辞，提兵下九江；急调得功、良佐御之。泽清亦托名勤王，大掠而东。可法连疏告警；王曰：上游急则赴上游，北兵急则赴北兵，自是长策。可法

曰：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，原不敢与君父为难。若北兵一至，宗社可虞，不审辅臣何意蒙蔽若此！又移书士英；士英惟以左兵为虑，不应。刘洪起亦奏称：清兵直下，恐为南京忧。总督王永吉亦言：徐镇势不能有，何以保江北？俱不应。大兵渡淮，人情鼎沸。十九日，召对群臣，大理卿姚思孝、尚宝卿李之椿等，合词请备淮扬。工科给事中吴希哲，亦言淮扬亟应备御。王谓士英：良玉虽不该逼南京，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，如今还该守淮扬。士英厉声曰：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，不可听。宁可君臣同死于清，不可死于左良玉手；有异议者，斩。王嘿然。二十日，大兵屯斑竹园，总兵李栖凤、监军副使高岐凤欲劫可法出降。可法叱之，二人遂拔营来归。二十四日，大兵薄城下，时诸将惟肇基自白洋河以兵四千至，请乘清兵未集，背城一战。可法不可而止。可法血疏告急，不报。刘泽清通款我朝，我朝恶其反覆，磔诛之。二十五日，大兵攻城，炮发，城墙、敌楼顷刻崩陷。城破，可法自刎不死，参将某拥之出山东门，遂被执；谕降，不从，杀之。肇基率所部巷战，一军尽歿；副将乙邦才、马应魁、庄子固、楼挺、江云龙、李豫、副旗鼓参将陶国祚、内左营参将许谨、内右营参将冯国用、前营参将陈光玉、李隆、徐纯仁、游击李大忠、孙闻忠、都司姚怀龙、解学曾等皆巷战死。兵部职方主事何刚入城甫一日而城破，投井死。原任兵部尚书张伯鲸被数创死；妻杨氏、子妇郝氏从之。时得功破左兵于铜陵，收军屯芜湖。五月八日，大兵抵江浒。京口水师总兵郑鸿逵、郑彩及佥事杨文骢等督兵守江；我军用大炮击江南军，每炮发，江水涌激高数丈，二郑师先遁，文骢亦逃。八日昧爽，烟雾蔽江，乃缚刍置木筏上顺流下，以给京口兵；而大军潜从龙潭竹哨渡。十日，士英犹有「长江天堑」之对。十一日，大兵薄都城，士英奉王母、妃率先遁，城中无一卒御敌者。王荒宴至夜半，乃奔芜湖。都城破，勋臣自赵之龙、汤国祚、文臣自王铎、钱谦益以下文武数百员、军士二十三万，俱迎降。吏部尚书张捷、刑部尚书高倬死之。庶僚同死者，则有杨维垣、黄端伯、刘成治；杂流诸生殉难者，则有陈于偕、吴可箕、黄金玺、陈士达。六合则有诸生马纯仁，抱石投水死。如皋则有布衣许德溥，刺字于胸曰「不愧本朝」，又刺字于臂曰：「生为明人、死为明鬼」。遂被逮，杀之。邳州则有监生王台辅，自缢死。

王至得功军，得功惊泣曰：王死守都城，各镇尚可合兵以图兴复；奈何听奸臣言，先出乎？大兵追王，十五日及于芜湖，得功战于荻港。时，良佐已降于我，即阵上招得功；得功叱之。降将张天禄从良佐后射得功，中喉偏左；得功知不可为，掷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。其妻闻之，亦自经也。总兵翁之琪投江死。中军田雄挟王出降。

两案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二月，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。初，甲申之变，太监栗宗周、王之俊以太子、二王献于李贼，贼幽之刘宗敏所；至是，南来。左良玉疏称：吴三桂实有明验，今不可考。三月初一日，命太监李继周往浙召至，寓僧寺。令内员迎入宫，内员报不实；寻命移寓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家。传文武官识认，大学士王铎指原任讲官方拱乾问曰：此何人？对曰：方先生。而讲官刘正宗趋上，不识也。又问：先帝亲鞫吴昌时时，东宫立何地？不能对。于是，给事中戴英直诘其伪。授以纸笔，供称高阳人王之明，系驸马都尉王昺侄孙；家破南奔，遇高梦箕家人穆虎，教以诈冒东宫。王铎等回奏，遂敕法司根究。乡史陈以瑞奏：愚民观听易惑，将谓诸臣有意倾先帝血胤，请勿加刑。时有内员上密疏于王，王令持示士英。士英言细阅密疏，其言虽似，疑处实多：既为东宫，幸脱虎口，不即到官说明，却走绍兴，可疑一也。东宫厚质凝重，此人机辨百出，可疑二也。公主现养周奎家，而云已死，可疑三也。臣愚宜付法司，穷究主使，与臣民共见而弃之。越三月，鞫于午门外，梦箕、穆虎皆具服，下刑狱。

士英欲并倾姜、黄，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。宁南侯左良玉具疏言：东宫之来，吴三桂实有明验；朝廷诸臣但知逢君，不顾大体。前者李贼逆乱，尚锡王封；何至一家视同仇敌？明知穷究必无别情，必欲展转诛求，遂使陛下忘屋乌之德、臣下绝委裘之义，亲亲而仁民，愿陛下省之。靖南侯黄得功言：东宫之来，何人定为奸伪？先帝之子，即陛下之子；未有不明白，付之刑狱，人臣之义谓何？在廷诸臣，谄徇者多、抗颜者少，即使明白识认，谁敢出头取祸乎？广昌伯刘良佐言：王之明、童氏两案未协舆论，恳求曲全两朝彝伦，毋贻天下后世口实！湖抚何腾蛟言：太子到南，何人奏闻？何人物色？取召至京，马士英何以独知其伪？既是王昺侄孙，何人举发？内官公侯多北来之人，何无人确认而泛云自供？高梦箕前后两疏，何不发抄？此事关天下万世是非，何可不慎！江督袁继咸言：太子移气移体，必非外间儿童所能假袭。王昺原系巨族，高阳未闻屠害，岂无父兄群从？何以只身流转到南？望陛下勿信偏辞，使一人免向隅之泣，则宇宙享荡平之福矣。各疏上，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，将审明节略谕之而已。

四月，左良玉称奉太子密旨，举兵南下，至九江。江督袁继咸请赦太子以止之；王切责，不听。

五月十一日，王师薄南都，王奔。南都士民出太子于狱，奉之监国。十四日，同赵之龙出降，北去。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三月十三日，福王故妃童氏且越其杰所至，命付锦衣卫监候。氏故周府宫人；洛阳破，氏逃至尉氏县，与王遇于旅邸，相依，生一子

。王之南也，妃与太妃各散不相顾。已迎太妃于河南；陈潜夫奏妃故在，王勿召。至是，自其杰所至，王益不悦。刘良佐言：童氏必非假冒。马士英亦言：苟非至情所关，谁敢与陛下为敌体？王终不应。命冯可宗鞫之；氏细书入宫年月及相离情事甚悉，求可宗呈览。王弃勿视，可宗亦辞勿审；改命屈尚忠严刑拷掠，氏号呼诅骂，寻死狱中。

### 马、阮之奸

顺治元年（甲申）五月，福王僭立于江南，进马士英东阁大学士，仍督凤阳。士英大怒，阴令刘泽清、高杰疏趋史可法督师淮扬。可法出，士英遂入阁，掌兵部事。

八月，中旨传升张有誉为户部尚书。时欲起用阮大铖，故先以清望传升有誉。

吏部尚书张慎言罢。士英虑慎言秉铨，大铖终不能起，乃令刘孔昭、汤国祚、赵之龙等攻去之。

马士英奏荐逆案阮大铖以知兵；赐冠带，陛见。初，大铖被斥，居江宁，与士英及守备太监韩赞周深相结。福王僭立，赞周屡称大铖才，王固已心识之。及士英以边才荐，遂命陛见。高弘图请下九卿会议；士英曰：会议则大铖必不得用。弘图曰：臣非阻大铖，旧制京堂必会议。姜曰广亦如弘图言。士英遂言：魏忠贤之逆，非闯贼可比。弘图、曰广于己所爱者即曰先帝无成心，于己所恶者即曰成案不可翻；欺罔莫甚！于是刘宗周言祖宗故事，九列大僚必用廷推。郭维经言：案成先帝之手，今将此案抹杀，起用大铖，赫赫英灵，恐有余恫。罗万象言：辅臣荐用大铖，或以愧世无知兵者；然大铖实未知兵。詹兆恒言先：帝异变，百姓莫不洒血捶胸；近闻燕、齐之间，士绅皆白衣冠聚兵以图复仇。一旦忽翻前案，召用大铖，岂不上伤在天之灵、下短忠义之气？吕大器、熊汝霖、万元吉、陈良弼、王孙蕃、左光先、尹民兴等，各疏力争。于是，士英为大铖奏辩，力攻曰广、大器等。月余，遂以中旨授兵部添注右侍郎。

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入贺，面纠士英奸贪不法；且言尝受献贼伪兵部尚书周文江贿，罪当斩。承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复前助澍。士英跪乞处分，澍直前举笏挞其背。士英佯称疾，而阴赂内阉田成、张执中等言王非士英不得立，今逐之，是背旧恩也。且士英在阁，主上可以优闲；士英若去，谁复有念主上者？王遂谕留士英。澍连上十疏，称自古未有奸臣在朝，而将帅能立功于外者。又言：自魏璫窃窥神器以来，实酿今祸；附逆之人与荐逆之人皆有贼心，乞悬诸日月以除魍魉。王不听，谕澍还楚。

十月，以逆案杨维垣为通政使。

镇国中尉侯考吏部朱统■〈金类〉疏纠姜曰广，词连史可法、吕大器等。

礼科给事中袁彭年疏言：中尉有奏，请先启亲王参详可否，然后给批賚奏。若俟考吏部则与外吏等，应从通政司封进。今何径、何窞，直达御前。宜加禁戢！通政使刘士桢言：曰广劲骨戇性，守正不阿；居乡立朝，皆有公论。统■〈金类〉何人，不由职司，飞章越奏？此真奸险之尤，岂可容于圣世者！皆不听。先是，吕大器奏士英卖官鬻爵、败法乱纪诸罪，而曰广事事与士英为忤，故士英授意诘之。大器予告去，曰广降调；而换授统■〈金类〉为行人。

内批予卦疆失事太监孙呈琇原官。章正宸疏争，不听。

卿史祁彪佳论诏狱、廷杖、缉事三大弊，票拟革禁发改。高弘图言：拟票发改，不审内廷何人主持，使正论不容若此？王切责，弘图寻予告去。

内传以张捷为吏部尚书。

例转科道陆朗为佥事、黄耳鼎为副使，内批留用。

加翼戴恩，进士英太子太师，荫锦衣卫指挥佥事。九月，叙江北功，加少传，兼太子太师、建极殿大学士。十二月，以南临恩，进少师。明年二月，叙殿工恩，进太保。

罢浙江巡抚黄鸣俊、降调浙江巡按任天成，以许都余党复叛故也。并议前任巡按左光先罪。光先系光斗弟，与大铖世仇，又首劾士英；大铖故借事陷之。苏松巡抚祁彪佳言：许都之变，实发于东阳、义乌、浦江皆无坚城。光先事竣出境，闻变复还，调兵措饷宵夜经营；变起不一月，元凶授首。既不录其功，岂可反以激变罪之乎？于是，士英、大铖并恨彪佳，遂嗾御史张孙振论其好贪，罪之。

起越其杰巡抚东莱。其杰以贪遣戍，以士英妹婿，起用。

召降献贼刘侨至京，补原官。侨以玉杯、古玩进，张献忠即用为锦衣都督。左良玉复蕲、黄，侨削发逃去。士英纳侨贿，遂复原官。

士英请免府州县童生应试，分上、中、下户纳银若干，即赴院试。又行纳贡、助工等例。于是，民间有「扫尽江南金，填塞马家口」之谣。

布衣何光显上疏，请诛士英；诏：戮于市，籍其家。

以楚宗朱盛浓为池州府推官。盛浓疏劾御史黄澍毁制辱宗、贪赃激变，故士英擢之。立命逮澍；江督袁继咸为申理，乃止。澍匿左良玉军中，良玉由是有隙。

二年（乙酉）二月，以阮大铖为兵部尚书，赐蟒服。大铖虽长兵部专职，江防军事一切不问。引所善蔡琛、唐世济、张孙振、袁弘勋等布列要路，挠六部权；任刘应宾文选，浊乱铨政；擢私人林有本、王锡袞等二十余人为给事、御史。江督袁继咸荐邓林奇为总兵，大铖索贿；既足，始给敕印。白丁、隶后，贿至立跻大帅。时有「职方贱如物、都督满街走」之谣。

賜中書舍人林翹一品武銜。翹善星術，決士英必大用，士英荐授中書舍人。尋躡一品武銜，蟒服趨事。

以被勘杭州府推官黃端伯為禮部主事。端伯入京稱姜曰廣逆謀有狀，故有是擢。

以楊維垣為左副都御史。大鉞得志，專務報復，與維垣謀盡殺東林、復社諸人。時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，為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獲，下詔獄。大鉞因與維垣及張孫振謀，令引諸人擁潞王，則一网可盡。因造十八羅漢、五十三參之目，海內人望无不備列，納之大悲袖中。大獄將興，会上游告急而止。

倉場尚書賀世壽、金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，大鉞密遣人劫之江中。

殺禮部主事周鏞、原任武惠道雷演祚。鏞，鍾從兄，以附東林；而演祚與大鉞有隙，因于從逆案内奏二人宜連坐，遂殺之。

四月初一日，命各衙門印文盡去「南京」二字。禮部管紹寧印被竊，謀于士英，因請于王，各衙門俱改鑄另給。

初四日，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；馳疏云：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族，性本凶頑；身在行間，無日不聞其罪狀、無人不恨其奸邪。先帝皇太子至京，道路訥傳：陛下屢發矜慈，士英以真為假，必欲置之于死而后快。臣前兩疏，望陛下從容審處。猶冀士英夜氣稍存，亦當剔腸悔過，以存先帝一線；不意奸謀日甚一日，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矣。臣已提師在途，將士裂目指發，人人思食其肉。臣恐百萬之眾，發而難收，震驚宮闕；且聲其罪狀，正告陛下。仰祈剛斷，與天下共棄之。自先帝之變，人人號泣；士英利災擅權，事事與先帝為難。欽案，先帝手定者，士英首翻之；要典，先帝手焚者，士英修復之。思宗改諡，明示先帝不足思，以絕天下報仇雪耻之心：罪不容于死者一也。國家提衡文武，全恃名器鼓舞人心。自賊臣竊柄一來，賣官鬻爵殆無虛日，都門有「職方賤如物、都督滿街走」之謠。如越其杰以貪罪遣戍，不一年而立升巡撫。張孫振以贓污絞犯，不數月而夤緣仆少。袁洪勛與張浚道，皆詔獄論罪者也，借起廢竟復原官。如楊文驄、劉泌、王燧、黃鼎、趙書辦等，或行同犬彘、或罪等叛逆，皆用之于當路。凡此之類，直以千計：罪不容于死者二也。閣臣司票擬、政事歸六部，至于兵柄尤不得兼握。士英已為首輔，猶復掌樞，是弁髦太祖法度。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鉞為添設尚書，以濟其篡弑之謀。兩子梟獍，各操重兵，以為呼應，司馬昭復見于今日：罪不容于死者三也。陛下選立中宮，典禮攸關。士英居為奇貨，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，罪通于天；而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鉞家，希圖進選，計亂中宮，陰謀叵測：罪不容于死者四也。陛下即位之初，恭儉神明；士英百計誑惑，進優童艷女損傷德盛。每對人言，惡則歸君：罪不容于死者五也。國家遭此大難，須寬仁慈愛，以收人心；士英自引用

阮大铖以来，睚眦杀人如雷演祚、周鏊等煅炼周内，株连蔓引。尤其甚者，借题三案，深埋陷阱，将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网打尽，令天下士民重足解体，罪不容于死者六也。九重秘密，岂臣子所敢言？士英遍布私人，凡陛下一言、一动无不窥视。又募死士窜伏皇城，诡名禁军，以观陛下动静，曰废立由我：罪不容于死者七也。率土碎心痛号者，先帝殉难、皇子犹存。前此定王之事，海内至今传疑未已；况今皇太子授受分明，臣前疏已悉。士英乃与阮大铖一手握定，不是天道、神明、二祖、列宗，不畏天下公议，不畏万古纲常，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为四海讴歌讼狱所归者，附之幽囚；天昏地惨，神人共愤。凡有血气者，皆欲寸磔士英、大铖等以谢先帝。此非臣之私言，诸将士之言也；非独臣标将士之言，天下忠臣、义士、愚夫、愚妇之公言也。伏乞陛下立将士英等肆诸市朝，传首四方，用抒公愤。臣等束兵计刻以待，不禁大声疾呼，激切以闻。士英大惧，专理部事，不入直。左兵由九江、安庆至建德，顺流而下；士英遣朱大典、阮大铖、黄得功、刘孔昭等御之，而撤刘良佐等以从。时，大兵已过山东，徇徐州，下亳、泗；史可法血疏告急，大理少卿姚思孝、御史乔可聘、成友谦等皆云良玉非叛，请无撤江北兵。十九日，王谕士英：左良玉师不该兴兵逼南京，然看他本上，原不曾反叛；如今还该守淮扬，不可撤防江兵。士英厉声指诸臣言：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，其言不可听。宁可君臣同死于清，不可死于左良玉手；有异议者斩。王嘿然。未几，良玉死，左梦庚败于采石；论功，晋大铖太子太保。

五月，王师渡江，围江宁；王奔芜湖。士英以黔兵与大铖奉太妃走浙江，兵至广德州，知州赵景和言：彼不奉王而奉太后，诈也。闭门拒守。士英攻破之，杀景和。至绍兴，绍人犹未知王存亡。原任九江佥事王思任因上疏言：战鬪之气，必发于忠愤之心；忠愤之心，必发于廉耻之念。至今日人人无耻、在在不愤矣。所以然者，南都定位以来，从不曾真真实实讲求报雪也。主上宽仁有余、刚断不足，心惑奸相马士英爰立之功，将天下大计尽行交付；而士英公窃大阿，肆无忌惮，窥上之微而有以中之：上嗜饮则进■〈酉灵〉醪，上悦色则献妖淫，上喜音则进优鲍，上好玩即奉古董。以为君逸臣劳，而以疆场担子一肩卸与史可法；又心忌其成功，而决不照应之。每一出朝，招集无赖，卖官鬻爵，攫尽金钱。四方狐狗辈，愿出其门下者，得一望见，费至百金；得一登簿，费至千金。以至文选职方，乘机打劫；巡抚总督，见兑即题。其余编头修脚、服锦横行，不在话下矣。所以然者，士英独掌朝纲，手握枢柄，知利而不知害、知存而不知亡，朝廷笃信之，以至于此也。兹事急矣，政本阁臣，可以走乎？兵部尚书，可以逃乎？不战不守而身拥重兵，口称护太后之驾，则圣驾独不当护耶？一味欺蒙，满口诡说，英雄所以解体、豪杰所以灰心

也。及今犹可呼号泣召之际，太后宜速趋上照临出政，断酒绝色，卧薪尝胆，立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，以为误国欺君之戒；仍下哀痛罪己之诏，以昭悔悟，则四方之人心犹可复鼓。又上书士英，言：阁下政本自由、兵权独握，只知酒色逢君、门墙固党，从不讲战守之备，以致乘舆播迁，谋国至此；即喙长三尺，何以自解？以愚上计，莫若明水一盂，自刎以谢天下。若仍逍遥湖上、潦倒烟霞，效贾似道之故辙，千古笑齿已经冷绝；再不然，如伯懿渡江，则我越乃报仇雪耻之邦、非藏垢纳污之地，职当先赴胥涛，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。至杭州，熊汝霖责士英当从王；士英无以应。杭州破，士英走钱塘；王师追蹙之，斩其五百级。

鲁王监国绍兴，张国维首参士英误国十大罪。士英惧，不敢入朝，而依方国安于严州。时，大铖投朱大典于金华，士民檄逐之，乃亦送于国安。未几。王师复败，士英兵于余姚、国安兵于富阳。己，士英率众渡江窥杭州，复大败。

三年（丙戌）六月，王师渡钱塘江，士英、国安计劫鲁王来献，王脱去；阮大铖同谢三宾、宋之晋、苏壮等来降。

唐王僭立于福州，士英拥兵求入关；王以其罪大，不许。

八月，王师讨湖贼吴易，并获士英，诏俱斩之（而野史则云士英遁至台州，来降于王师。己，大兵执唐王于顺昌，搜龙扛，得士英、大铖及方国安父子、方逢年请驾出关为内应疏在己降后。大铖方游山，自投崖死，仍戮尸；斩士英等四人于延平城下，妻子给赐兵丁）。

### ●三藩纪事本末卷二

青浦杨陆荣采南氏编

王师平南浙

王师平闽

金、王收江西

李成栋平粤东

鲁藩据浙东

益藩扰湖东（附傅、揭）

王师平南浙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五月二十日，王师抵镇江，知府某、推官某、丹徒令某俱死之；巡抚霍达遁。

徇常州、苏州，下之。苏州在籍谕德徐汧、举人杨廷枢携一女，俱赴水死（而野史则云：廷枢留发遁居芝坞，至丁亥始被执，书血衣以遗其孤，有「惜时命之不犹，未登朝而食禄；值中原之多难，遂蒙祸以捐生。其年则丁亥之岁



，其日为孟夏之终。方隐遁夫山坞，忽罹陷于罗网；虽云突如其来，亦已知之久矣。生平所学，至此方为快然；千古为昭，到底终为不没。但因报国无能、怀忠未展；是人臣未竟之志，辜累朝所授之恩」等语。复赋绝命诗十二章；已见土、巴二师，不顺命。十二月，斩于松陵之泗州桥上）。

太仓既下，诸生王湛与兄淳复举兵围城；兵败，淳赴水死，湛没于阵。

六月，我贝勒留兵二千，驻吴阊；大军悉趋杭州，掠嘉兴而过。时，潞王常澆在杭，抚按请命奉书迎降；钱塘知县顾咸建、临安知县唐自彩，俱被执，不顺命，死。而嘉兴士绅屠象美等复集兵据城守；大兵还攻，半月而破，在籍吏部尚书徐石麒死焉。

闰六月八日，我兵入吴淞。时，吴淞副总兵吴志葵煽惑作乱；王师侦知，遂令偏将率兵二千人据之。

七月初四日，屠嘉兴县，在籍通政使侯峒曾死之。峒曾集众守城，大兵攻之，不能下；大雨城坏，遂入之。峒曾先驱二子元演、元洁沈后河，乃赴水死。邑人进士黄淳耀与弟渊耀，对缢于城西僧舍。举人张锡眉自杀死，妾何抱女赴水死。秀水教谕董用圆与兄用广赴水死。诸生马元调、唐全昌、夏云蛟俱死之，全昌妻亦从死。

七月初七日，屠崑山。崑丞阎茂才遣使迎降；崑民杀茂才，推原任狼山副总兵王佐才为主。贡生朱集璜及周室瑜、陶琰、陈大任等共起兵，据城参将陈宏勋、原任知县杨永言助之。大兵至，诡称神武新诏至，城门启，兵遂入；永言遁，佐才被执杀。集璜同门人孙道民、张谦投河死。室瑜与子朝矿同死。室瑜妻诸被执，不辱死。朝矿妻王，自缢死。琰自缢死。大任与妻张、子思翰皆死之。时以守御死者，苏达道、庄万程、陆世鏜、陆云将、归之用、周复培、陆彦冲。代父死者，沈徵宪、朱国轼。救母死者，徐洺。自尽者，徐澱、王在中、吴行贞。

八月初三日，屠松江府。兵部职方主事章简、行人李待问死之。先是，在籍两广总督沈犹龙与义兵头目蔡乔据城守。初三日，大兵下青浦，谍至，犹龙犹未信。日西晡，我兵诡称黄蜚解奸细至，门启，遂入。时，城中已伏内应，兵乍入，城上悉改张大清旗帜。简、待问俱被执，不顺命，死。犹龙出奔，蔡乔遁入海。华亭教谕睦明永投缢死，御史夏允彝、诸生戴弘赴水死，徐念祖与妻张、妾子女七人阖门自缢死。允彝兄之旭子完淳，后涉吴兆胜之难；之旭自缢，完淳被杀。先是，黄蜚兵多以青白布缠其首，大兵效之，潜于城中。至是，去布，悉辮发者。初六日，袭破黄蜚、吴志葵水师，蜚投水死；志葵乞降，不许，杀之。参志葵军事嘉兴举人傅凝之，投水死。

二十日，破金山卫，守将指挥使侯承祖及子士禄死之。松城破，总镇李成

栋以书招承祖，不应；厉志坚守，即妻子亦不令出城避难。二十日大兵薄城，城上矢石雨下，兵不得乘；大兵以竹梯援城上，守城兵士用防牌蔽矢，随登随斫。既而西北备稍弛，乃以小舟垒城下，蚁附而登，城遂破。承祖及二子俱被执，长子士禄大骂不顺，命丛射死；成栋欲降承祖，承祖不从，戮之。成栋称承祖为江南第一忠臣，特宥其少子，令殓父尸归葬。

破江阴，屠之。先是，六月中，诸生许用倡城守，应者数万人；以陈明遇主兵，徽人邵康公为将，前都司周瑞龙泊江口，相犄角。战不利，乃请故典史阎应元入城主兵事。王师围攻，坚守不下。八月二十一日，从祥符寺后城入，乃下。用、明遇举家自焚死；应元赴水，曳出斩之。训导冯厚敦冠带自缢于明伦堂，娣与妻王赴井死。中书舍人戚勋、举人夏维新、诸生王华、吕九韶，皆死之；城中死者数万人。时有贡生王毓祺与徐趋起兵行塘，以应城内。城陷，两人俱逸去。明年冬，侦江阴无备，率壮士十四人袭之，不克；趋被执，论死。毓祺又逸去，获于江宁；临刑，命取裘衣自敛，跌坐而逝。

十一月十三日，破崇明。先是，九月中，成栋督兵渡海攻崇明；不克，引还。至是，入之。

初，我兵之下杭州也，王师散遣官吏召抚浙东郡县。其先后失事死者，杭州在籍同知王道焜，投缢死。山阴在籍苏松巡抚祁彪佳，赴池水死。在籍左都御史刘宗周，不食死。行人陆培，自缢死。海宁举人祝渊，投缢死。会稽诸生王毓著，先遗宗周书云：愿先生早自决，无为王炎午所吊。随自投柳桥河死。儒士潘集，袖石自沈死。周卜年赴海死；明晨，海涛涌尸上，冠履不失。山阴朱瑞，投江死。原任大学士高弘图流寓绍兴城外，不食死。

而二年乙酉闰六月起兵江北徽州者，则有左佥都御史金声。声闻南都陷，集义于徽之绩溪，分兵扼六岭；在籍山东巡抚宁国丘祖德、职方郎中泾县尹民兴、徽州推官温璜、贵池副榜吴应箕等多应之。唐王授声以佥都兼兵侍，总督绪道军；拔旌德、宁国诸县。九月，御史黄澍完发来归，声信之；遂为内应。城破，声与门人江天一同就执；行至某所，天一笑谓声曰：一泓清绝，洵足怡人。意欲声同尽此也。声曰：丈夫死则死耳，当与天下共见之。至江宁，内院洪承畴谕降；天一朗诵怀宗御祭承畴文以诮之，遂被戮。声亦随见杀。时，丙戌三月十五日也。应箕亦被获，见杀。祖德退还山中，大兵攻拔其寨，磔死。诸生麻三衡、沈寿堯、吴太平、阮恒、阮善长、刘鼎甲、胡天球、冯百家及祖德子某，俱死之。璜犹严兵守郡城，城绅黄澍以城献。璜先杀长女，语妻茅同难。茅匿其幼子，遂整衣卧；璜以刀截其喉，少顷茅呼曰：未也。再刃，乃绝。璜自刎，不殊；绝粒五日，以手抉其创，乃死。祖德之死也，有徐淮者，与吴汉超收其溃军，连破句容、溧水、高邮、溧阳、泾、太平诸县；三年

丙戌正月，袭宁国，兵败。汉超入见曰：首事者我也。剖其腹，胆长三寸。妻戚，投楼下死。同时举兵先后被难者，有青阳知县庞昌胤、溧阳诸生谢球、盐城诸生司石磐、都司酆某之属。

### 王师平闽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五月，我朝使内院洪承畴招抚江南、御史黄熙胤招抚福建。熙胤，晋江人，与郑芝龙同里。芝龙密遣使通款我朝，唐王每遣芝龙出兵，芝龙每以饷缺为辞。三年（丙戌）六月，王师平浙东；芝龙闻渡江信，遂撤守关兵。王师至仙霞岭，关门无一守兵、无一敌兵，寂如也；迟回数日，从容过岭。然我兵入闽，或由建、或由汀，或由福宁，俱走山谷间，不必仙霞也。

八月，大兵入建宁。至浦城，科臣黄大鹏、上游四郡巡抚郑为虹死之，为虹仆陈龙从焉。原任浦城千户张万明及子都司张翹鸾、都督洪祖烈，俱死之。为虹故浦城知县，王闻其贤，召为御史，士民相率乞留；乃令以御史巡视仙霞关，寻擢巡抚。大兵至，为虹亟还浦城，纵士民出走，遂与大鹏同被执以死。

初，王之在福州也，知芝龙不可恃，而楚抚何腾蛟、江右杨廷麟咸有疏迎；芝龙还安平，王遂赴赣。八月二十一日启行，从延平趋汀州；王师尾之，破延平，知府王士和死之。士和，崇祯时举人，王擢之守延平；警报叠至，士和曰：我以儒生，不一月忝二千石，安敢偷生！遂投缢死。礼部尚书曹学佺、通政使马思理，自缢死。御营总兵胡上琛，护王至汀；王被执，上琛奔还福州拜辞祖庙，与妾刘同饮药死。给事中熊纬，扈行至汀，死于兵。其后闻王被难而死者，大仆寺少卿王瑞称自缢死，御史艾南英缢于僧舍。

我贝勒驻福州，别遣李成栋、韩固山徇各州郡。九月八日入泉州，大学士蒋德璟绝食死。十五日下汀州、十九日下漳州，闽地悉平，惟芝龙屯安平，以前通款之信未回，犹豫未敢迎师。又自以先撤闽兵，无一矢相遗，有大功；而两广素属部下，若招以自效，两广总督可得。贝勒令泉绅郭必昌招之，芝龙恐以立藩为罪。会韩固山兵逼安东，芝龙怒；贝勒乃切责固山，令移军。而贻书芝龙曰：我所以重将军者，以能立唐藩也。人臣事君，必竭其力；力尽不胜天，则投明而事，建不世之功，此豪杰事也。今两粤未平，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。芝龙得书，大悦；子弟皆力谏，芝龙不从，进降表于泉州。十一月，芝龙至福州见贝勒，握手甚懽，痛饮三日夜，遂挟芝龙北去。芝龙子成功，入于海。

初，唐王之立也，以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，与芝龙不协；道周见芝龙无出师意，愤激请督师出江西。乙酉七月，賫一月粮，从广信抵衢州，募兵得九千人。十一月，进至婺源；遇王师，战败被获。夫人蔡氏闻之，急贻书道周，言忠臣有国无家，勿以内顾为念。丙戌三月，至江宁，洪承畴遣人谕降；道周不从命，乃斩之。与道周同事者职方主事赵士超、通判毛玉洁、蔡春溶、毛

继谨，俱死之；士超死尤烈。道周既死，门人陆自岩匿其元，并全身瘞之。越数年，夫人蔡氏令长子霓迎丧东归，葬于赠公之侧；士超等四人葬于道周之侧。

### 金、王收江西

顺治乙酉四月，英王追闯贼至九江，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率所部三十六营来降。王北旋，携降将俱北。惟后营总兵金声桓请于王，愿收江省自效。王许之，乃命闯部降将王体忠合营屯浔，规进取。

六月，声桓先遣牌招抚，江西巡抚旷昭故选懦，率先遁；士民送款声桓。十九日，声桓入南昌，南康、九江不烦兵而下。而旧抚标将白之裔、邓武泰驻袁、吉，以兵扼峡江；湖东分巡道王养正与布政夏万亨、建昌知府王域、推官刘允浩、南昌推官史夏隆辅益藩起兵建昌，军报旁午。声桓令前营刘一鹏御峡江，属体忠备抚、建。七月，体忠率兵下抚州，趋建昌。时有保宁王者，自河南来，好谈兵，益藩倚信之；而私通于体忠。及战，保宁从阵后以火箭伤象兵，遂败。三日，城破，益藩被执杀（详具「益藩扰湖东」）。王养正等五人俱被执，械至南昌，杀之。养正妻张氏，绝粒九日死。万亨妻顾氏、子妇陆氏、一孙、一孙女，同赴井死。夏隆自南昌来避，与其难者也。诸生邓思铭被执，不屈，丛射死。属县皆降。新昌旧知县谭梦开迎降，为县民所杀。知县李翔与监军张家玉、御史徐伯昌共城守，家玉战败，入关。城破，翔与伯昌死之；而一鹏亦破峡江兵，武泰死之（？）。攻袁州，同知署府事李时兴力城守；守将胡纓兵溃，时兴自缢于萍乡官舍。遂收吉安，长驱至万安，万安知县梁于涘死之。

八月二十五日，声桓矫杀体忠，以忠部将王得仁代。而是时益宗永宁王慈炎复举兵克抚、建，屯兵进贤县；既以粮不继，退守抚州。声桓令得仁率兵来争。时，吏部文选司主事曾亨应者，家临汝，初同益藩起兵，益藩败，复捐资聚众归永宁；得仁夜率百骑潜至临汝，围亨应宅，执亨应杀之。亨应从叔杞纵追，之璋、之球、之琦、子筠俱死焉。初，亨应举事时，自断爪，啮血裹而瘞之。子筠亦时语人曰：我一门已登鬼籙。父子立志殉国如此。永宁守抚州，粮不继，乃退保建昌；得仁追及，被获，死焉。

三月，破宁州，监军许文龙死之。文龙起兵宁州，声桓遣人招之，不从；率兵逐我所置官吏，屯兵奉乡。声桓乘间破宁州，遂攻奉乡，围。守二月，粮尽，乃走保界首砦；食复尽，被擒死之。

是月也，吉安复失，职方主事郭锜死之。先是，乙酉九月，刘同升结忠诚社于赣州，与李永茂恢复吉安。丙戌春，王师来争，副将刘必达战败赴水死。会广东援兵至，大兵退驻峡江；至是，克之。

四月，破广信，巡抚周定初、副使胡奇伟、兵部侍郎詹兆恒、御史胡梦泰、兵部员外万文英、同知胡甲桂、贵溪举人毕贞士，俱死之。初，黄道周提兵出江西，命詹兆恒以兵协守广信；御史胡梦泰拜疏请出湖东，后遂擢右佥都，巡抚其地。文英、奇伟俱奉命协守，甲桂以永州同知改授，而梦泰则以郡人奉使旋里者也。得仁破安仁、贵溪，定初督副总姜天衢，战连湖，我兵小却；已战小箬渡及河口，遂捷。城破，定初自缢死。文英赴水死，妾胡从之。奇伟被执，杀于南昌卫前。甲桂自经于幽室。贞士先赴水，家人救之；行至五里桥，望拜祖莹，触桥柱死。梦泰夫妇同缢死。兆恒奔怀玉山，复纠众攻衢之开化；兵败，殁于阵。江西悉平，惟赣州未下。

### 李成栋平粤东

顺治三年（丙戌），大兵既平闽，十二月，我巡抚佟养甲、总兵李成栋由闽趋惠、潮，下之，潜师袭广州。先是，十一月唐藩弟聿■〈金粤〉浮海至广，闽中旧相苏观生、何吾驺与布政使顾元镜、侍郎王应华、曾道唯奉王监国，僭改元绍武，召海上郑、石、马、徐四姓盗为总兵。时，永明已自立于肇庆，使给事中彭耀、主事陈嘉谟至广晓譬伦序、监国先后，观生杀耀于市，嘉谟亦死之；观生遂率兵而西。职方主事陈邦彦自广至肇见永明王，王以东事为问。邦彦曰：彼强我弱，以战则非计；彼曲我直，以和则非名。北师已近，观生若惧，当求和于我；如其不然，粤东十郡我据其七，而使其三代我受敌，不亦可乎？已而，巡抚林佳鼎与广州将陈际泰战于三水，际泰败。既与林察战于海；佳鼎故粤中监司，与察同姓相善，察因使四姓盗伪降迎佳鼎，佳鼎信之，舟至三山口乱作，全军俱没；佳鼎赴水死。肇庆大震，而广州失援。至是，成栋袭之；用惠、潮符印为文书，贻广州报平安，故观生不设备。十五日，成栋令前军效广军装束，直抵城下。是日，观生方随聿■〈金粤〉视学，或报大兵临城，观生犹以为海上盗也，叱而斩之。大兵入东门，观生始仓卒召兵，不能集，城遂破；聿■〈金粤〉投缢死，周、益、辽等二十四王皆及于难。祭酒梁朝钟自刎死。太仆卿霍子衡与妾莫氏、子应兰、应荃、应芷、子妇梁氏、徐氏、区氏，同赴井死。时有梁鏊者，妄人也；观生每才之，用为吏科给事中。至是，观生走问计，鏊曰：死尔，复何言！观生入西房，鏊入东房，抗吭气涌有声；观生以为鏊死矣，乃自缢。明日，鏊献观生尸来降。吾驺、应华、元镜等俱来降。

二十三日，成栋别遣兵徇南、韶而亲下肇庆。二十五日，报至肇庆，王上西峡。四年丁亥正月，奔梧州，走平乐。成栋入肇庆，别遣副将杨大福、张月徇高、雷、廉三府，而自率兵趋梧州。二十九日，一鼓入之；巡抚曹烨降，王走桂林。时，南、韶二府亦报捷，乃别遣副将取琼州。时，丁魁楚在岑溪，成

栋使杜永和袭而杀之藤江，遂下平乐；高、雷、廉俱报捷。廉州推官张孝起谋兴复，兵败，妻妾俱赴海死；孝起羈军中。后成栋叛，擢孝起巡抚其地；成栋败后，廉州复失，孝起死之。四月，定琼州。

方警报之口至也，王震恐；适武冈镇刘承胤兵至全州，王遂奔全而以瞿式耜守桂林。大兵薄桂林，式耜与总兵焦璉力城守；承胤奉王赴武冈，以三千人援桂，乏饷溃归。桂林垂破，会给事中陈邦彦在高明，闻桂林围急，乃走说甘竹滩盗魁余龙乘虚袭广州。巡抚养甲飞檄召成栋于桂林，扬言顺道径取甘竹；龙闻急归，而桂园亦解。于是，邦彦起兵高明、陈子壮起兵九江村、霍师连起兵花山、张家玉起兵东莞，粤东大扰（详见「杂乱」）。

未几，歼家玉于龙门，戕邦彦、师连于清远，破子壮于高明，粤地复定。

### 鲁藩据浙东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六月，原任山西佥事郑之尹之子遵谦杀我招抚使于江上，与张国维、方逢年等迎立鲁王以海于台州。在籍大学士朱大典亦上表劝进，即日移驻绍兴，国维、逢年、大典俱拜大学士。封方国安荆国公，守严州；张鹏翼永丰伯，守衢州；遵谦义兴伯、王之仁武宁伯。国维督师江上，子世凤为平鹵将军。七月，复富阳。八月，复于潜。十月，王师至固安，国维率王国斌、赵天祥御之；战于草桥门，大风雨，火炮弓矢不得发，急收兵，故不甚败。

会唐王自立于闽中，颁诏至，诸求富贵者争欲应之，鲁王下令返台。国维驰疏闽中，言国当大变，凡为高皇子孙、臣庶，所宜同心并力，共图兴复；成功之后，入关者王。且监国当人心涣散之日，鳩集为劳；一旦南拜正朔，鞭长不及，悔莫可追。疏上，乃止；然浙、闽自是水火矣。

自草桥门败后，诸将无敢复言战者。王之仁疏言：事起日，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；乃一败后，遂欲以钱塘为鸿沟，天下事尚何忍言？臣愿帅所部沈船一战；今日欲死犹战而死，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。三年（丙戌）三月一日，我兵开堰入江，国维、之仁统水师袭战。是日，东南风大起，之仁扬帆奋击，国维遂同诸军渡江围杭州，不克而还。

四月，我贝勒屯兵北岸，以江涸，可试马；用大炮击南营方国安军，厨灶皆碎。国安曰：此天夺我食也。遂欲投闽。五月二十七日，拔营走绍，劫王南行。二十八日，江上各营闻报，俱溃走；遵谦入海，国维振旅追扈。六月一日，大军毕渡江，礼部尚书余煌衣冠赴水死。国安决计献监国来降，遣人守监国；会守者病，监国得脱，登海航，命国维遏防四邑图后举。二十五日，大兵入义乌；或劝国维入山，国维曰：误天下事者，文山、叠山也。赴池水死。兵部侍郎陈函辉，自经死。礼部侍郎王思任，不食死。大理寺少卿陈潜夫、妻孟氏

、妾孟氏，夫妻姊妹联袂沈河死。兵部主事叶汝蘅、妻王氏，同赴水死。兵部主事高岱，绝食死；子诸生朗，赴水死。通政使吴从鲁，不薙发死。郑之尹，赴水死。诸暨诸生傅日炯、山阴诸生朱玮，赴水死。萧山诸生杨雪门，自缢死。鄞县诸生赵景麟，赴泮池死。浦江诸生张君正，自缢死。瑞安诸生邹钦尧、永嘉诸生邹之琦，赴水死。我兵至金华，朱大典厉兵固守，我兵以红衣大炮破之，大典合门自焚死。西口武进郑邠，亦与其难。张鹏翼守衢州，副将秦应科于我内应；城破，鹏翼及乐安王、楚王、晋平王皆被杀。巡按兼视学政王景亮、知府任经正、推官邓岩忠，皆自缢死。江山则知县方召死焉。余皆望风迎附，两浙悉平。方国安、方逢年薙发来降；八月，诛之延平城下。

王南奔，至石浦。定西侯张名振护王航海，至舟山；舟山守将王斌卿不纳，王浮海至厦门。郑芝龙已降于我，乃走南澳。

四年（丁亥），王命郑彩、王大振、阮进、张名振等共讨杀斌卿。时，闽中旧相张肯堂以私财募兵海上；王贻书肯堂，云将北还舟山，约肯堂共事。

五年（戊子），大学士刘中藻恢福宁州，与平夷侯周崔芝相犄角，连复建宁、邵武、兴化三府及漳浦、海澄等二十七县，军声颇振；温、台响应。

六年（己丑），王还舟山，以张肯堂为东阁大学士。

八年（辛卯），王师破福宁州，中藻败，兵部右侍郎林汝翥、员外郎林塗歿于阵。闽中所复州县，相继俱失。福安破，大学士刘中藻衣寇坐堂上，为文自祭，服金屑死。兴化破，大学士朱继祚、参政汤芬、给事中林崑、知县都廷谏死之。海澄破，知县洪有文死之。永福破，邑人给事中邬正畿、御史林逢经投水死。长乐破，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，妻李氏同难。建宁破，守将王祈自焚死。台州破，督饷知县沈履祥被获见杀。王师遂逼舟山；王复航海，令肯堂城守。城破，肯堂南向坐，令四妾、一子妇、一女孙先死，乃自经。同死者，兵部尚书李向中、礼部尚书吴钟峦、吏部侍郎朱永佑、安洋将军刘世勋、左都督张名扬、通政使郑遵俭、兵科给事中董志宁、兵部郎中朱养时、户部主事林瑛、江用楫、礼部主事董元、兵部主事朱万年、顾珍、临山卫李开国、工部主事顾宗尧、中书舍人苏兆人、工部所正戴仲明、定西侯参谋顾明楫、诸生林世英、锦衣指挥王朝相、太监刘朝。王航海之明年，兵部侍郎沈廷扬，督舟师北上福山，被获死之。向中被执，我帅呵之曰：聘不至，捕而至，何也？向中对曰：向则辞官，今就死尔。大兵至宁波，钟峦渡海入昌国卫之文庙，抱孔子木主，积薪左庑自焚死。永佑被执，请为僧；不许，杀之。名扬，名振弟；抱母范自焚。朝相闻城破，护王妃陈氏、贵嫔张氏、义阳王妃杜氏入井，以巨石覆之；自刎其旁。开国之母瑛及明楫之妻，皆自尽。

十一年（甲午），郑成功奉王居金门。初至，礼待甚恭；既益懈，王积不

能平，成功衔之。未几，王将往南澳，成功使人沈之海中。

益藩扰湖东（附傅、揭）

益王名由本，封建昌。两都继没，郡绅劝王举兵。郡仪宾诸生邓思铭，言王身兼臣子，宗社倾危，岂容坐视？因首建庠兵之议，以贍财者助饷、负才者参谋、有勇者出战；王大感动。然年少柔仁，不习武事；乃悉以战守机宜委郡藩永宁王慈炎及罗川王某主之。于是，罗川王与东乡艾命新、艾南英谋，因以书约诸绅士同仇共义，募集刘琦、杨独龙、僧丹竹等三十六人，就南英家歃血誓盟，得义勇七、八千人。王、谢二绅，各捐资助饷，兵势稍振。时顺治二年乙酉六月也。

时有保宁王者，自河南来，好谈兵，王倚信之；而保宁私与我将王体忠通，约为内应，王不知也。云南总兵赵印选，以象兵赴援南都不及而反，路出建昌，王留之助战。战初合，保宁从阵后以火箭伤象兵，师遂溃，王奔旗塘佛舍。已归唐王于福州；福州破，被执见杀。

永宁走宁都，遂入粤，招萧、阎兵图兴复。先一日，萧升、阎总梦红日临其门；翌日而永宁至，以为吉徵，遂与同事。提兵出湖东，复建昌，乘胜拔抚州及进贤县。先是，永宁之走宁都也，罗川与艾命新拔抚州而不能守；还师许湾，招集贵东、安仁兵近二万。永宁复抚、建，罗川率兵来合，约分道进恢江省。会粤兵与罗川兵争舍，罗川亟出止之，流矢中其喉而卒。永宁以粮饷不继，弃进贤，守抚州。我将王得仁率兵围之，粮复匮；将退保建昌，为得仁追获，死焉。

甲申之变，原任福宁州知州揭重熙，同副总兵洪日升起兵勤王。至南京，授吏部考功司主事，以艰归。顺治三年（乙酉）南京破，江省亦入版籍；重熙复招集乡勇徐组绶、万民望、王宏等，起兵湖东。会益藩兵起，重熙走谒，请急临省会，事不果。我将王体忠围建昌，重熙提兵来援，战于许湾而败。吏部主事王兆熊劾之。既以曾樱荐，唐王复授重熙考功员外兼兵科给事中，从傅冠办湖东兵事；又令原任翰林院检讨傅鼎铨，以原官兼兵科给事中，统义师由泰宁出关召募。泸溪告急，冠不能救，重熙劾冠去，兵事专委重熙。永宁既败，重熙复趋福州；统诸将进克金谿、复抚州，有众千万。捷闻，授右佥都御史，代刘广胤巡抚湖东。以诸将进止不协，退保泸溪；与我兵战于铜蒲坠、师姑岭及高田、孔坊，俱捷。三年丙戌八月福州不守，鼎铨往宁都，借兵于田海忠，不应；因集乡勇复宜黄，驻兵于乐安。重熙闻王师入关，提兵援福州；闻王赴赣州，倍道趋赣。为我兵掩击，大溃；急收散卒还攻抚州，破之；而中军洪深亦歿于阵，兵士仅存千人。乃退次王洞，间行至安东、金贵诸砦，令联络以待；而身为日者装，入南昌以覘虚实。五年（戊子），金声桓以南昌叛，首



迎重熙、鼎铨；而两人殊不欲驻省，请任闽事。我谭固山围南昌，重熙赴粤求援；鼎铨兼督两军，与张自盛合营援南昌，败于三江口。重熙至肇庆，永明任重熙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督江西兵。未及归而南昌破，沿途召募，猝遇我兵，战于程乡，大败；监军桂泓阵歿，重熙身中三矢，仅免。金、王死，其故将张自盛、洪国玉等闻重熙奉新命出湖东，争来归；兵大集，驻宁都、石城间。而鼎铨被内召，不愿往，请再举终江事。重熙亦疏留，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鼎铨随令监军陈化龙驰檄浙东；有徐孝伯者引军来会，同驻徐博。七年（庚寅），重熙以张自盛驻闽，赴其军，约广信曹大镐并进。甫入闽界，我兵围之数重；重熙分部诸将，战数合，佯北，引我兵入伏中，前后夹击，大捷，遂徇诸郡邑皆下之。进至抚州，几获我帅。八年（辛卯），鼎铨至广信张村，为我守将所执。江抚夏一谩谕之使降，不应；令以书招重熙，不可。八月五日，见杀。搜其笥，先置木主，书死年而空其月日。自盛掠邵武，战败被执。重熙乃率数十人还大镐于百丈■〈石祭〉；适大镐还军铅山，重熙至，惟空营。我兵侦得，率众围之，射重熙，中项；执至建宁，日求死。十一月三日，戮于南街市口。未几，曹大镐亦败，都昌督师余应桂亦以是岁亡。江西之兵遂尽。应柱者，都昌人，万历己未进士。尝为御史，疏劾周延儒，有直声；累官兵部侍郎。金、王之乱，起兵都昌，率舟师据会城，败于落星湖。已复倾资募众，而南昌已平。我浔帅杨捷以步骑奄至城下，被执；及子诸生显临、中军帅师俱死之。

●三藩纪事本末卷三

青浦杨陆荣采南氏编

杨、刘、万殉赣

金、王之乱

王师南征

何腾蛟殉楚

瞿式耜殉粤

孙、李构隙

孙、李奔北

杨、刘、万殉赣

崇祯甲申闯贼破京师，江西在籍翰林院修撰刘同升闻变，痛哭几绝；檄告江西十三郡绅士举义复仇，缟素别丘垄而出。至南昌，遇职方主事杨廷麟，大集绅士于澹台祠，为怀宗发丧，涓吉誓师进发。福王立，授同升中允、廷麟左庶子，俱辞不拜。唐王立于福州，擢同升少詹事、兵部侍郎，总理江西；而廷麟以东阁大学士召。廷麟以国破君亡，偷安海甸为非计，辞不拜；与赣抚李永

茂及同升共举义旗。会粤东有入卫兵三千过赣，即疏留之；立忠诚社于赣州，招致四方之士。于是，王其弘、其隆、刘明保、彭曰趣等各率家丁自赍粮入社立功者几二万人。廷麟乃大享士于城西，率兵收万安，抵泰和，复吉安全郡；乃奉表迎唐王赴赣。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十一月，李永茂以忧归；而万元吉以总制之名至赣，与同升、廷麟同心规画。时永宁王已复抚、建，约同下省；而同升已病。未几，湖东告溃。十二月，同升卒于雩都，事以不果。

初，元吉佐杨嗣昌、史可法两阁部军，与江西总兵金声桓素善。声桓收江右，以书币招元吉；元吉辞以各行其志，声桓勿连也。至是，元吉主抚金以恢省，因移书声桓，声桓颇心动而未决。三年（丙戌）三月，吉安守将胡长荫违元吉节制，为我将柯永盛所败，吉安复失。元吉走皂口，欲赴水，永丰令林全春亟持之，乃还保赣州。我兵尾之，拔万安，遂围赣；声桓声问遂绝。给事中杨文荐者，奉命往湖南；过赣，见事急，愿留共城守，元吉赖之。

先是，正月，廷麟招降峒寇得四万人，所谓四营者也。张安者，四营之一；骁勇善战，赐名龙武新军。元吉倚之，而蔑视云南、广东诸军；诸军解体。五月，江西巡抚刘远生督张琮来援，战于梅林而败；龙武新军亦败于梅林。于是，援兵皆不敢前。元吉苦客将不用命，且出掠为民患；乃谋练土着更番出战，颇有斩获，我兵移下沙。然元吉御兵士严，刑威不少假贷，故兵士不乐为之用。赣围久，王赐郡名忠诚，加元吉兵部尚书、文荐佥都御史。六月，李永茂遣副将吴之蕃以广东兵五千至。七月，吏、兵两部尚书郭维经奉命总理江西、湖广军事，与御史姚奇胤沿途募兵，得八千人至；云南援将赵印选、胡一青率兵三千至，大学士苏观生遣兵亦如之，两广总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至；军声颇振。诸军皆欲战，而元吉欲俟大军至共击。是时，中书舍人袁从谔募砂兵三千，吏部主事龚棻、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军四千，皆屯南安不敢下。兵部主事王其弘谓元吉曰：水师罗明受，海盗也；桀骜难制。且今水涸，舟行为难，岂能如约？不听。八月，大军闻水师将至，即令兵士夜截诸江，焚巨舟八十；明受遁。于是，诸营皆散去。元吉弟六吉调广西狼兵八千至南安，亦不战溃。

已闻唐主被难汀州，全城气索。十月，天雾雨雪，我兵乘夜上城。城破，元吉率士巷战，夺门出；至东关，叹曰：大事去矣！投贡江而死。廷麟死于清水塘。我将贾熊叹为忠臣；以四扇门为棺，瘞之东门之外。维经与奇胤，同缢于嵯峨寺。湖西兵备佥事加太常卿彭期生，衣冠自缢。职方主事周瑚，被获磔死。通判王明汲、编修兼兵科给事中万发祥、吏部主事龚棻、户部主事林琦、兵部主事王其弘同弟其隆、黎遂球、柳昂霄、鲁嗣宗、钱谦亨、中书舍人袁从谔、刘孟錡、刘应试、推官署府事吴国球、监纪通制郭宁登、训导徐君鼎、

都督佥事刘天驷、临江推官胡缜、赣县知县林逢春，皆被戮。邑人河南同知卢观象，尽驱男妇入池，乃自沈死。马平知县谢赞与子胤绣、侄胤斗，衣冠自缢。举人刘曰佺，同母、妻、子、侄、弟同日自尽。荐授万州判官月世光，携幼孙同卢观象赴池死。世袭赣卫千户孙经世，同弟纬世、紘世合门自焚死。监纪军务聂邦晟，同子士嫌、士焕、妻刘合门死。贡生杨万言，同妻、子赴池水死。庠生郭其昌，同妻范号泣三日死。董缵卿同子麒兆、正宸、正朝，俱死之。谢明登同妻罗、子佛生，赴池死。冯复京同妻张，对缢死。余学义母周，先自缢；学义同妻钟、子妇丘、二孙赴水死。阳丽天同妻赴清水塘死。金之杰巷战杀数人，携妻赴水死。王统、王纯缢于文庙。周葵、陈君猷，积薪自焚死。乡约谢明登，同妻杨赴井死。雩都训导胡董明，被执见杀。宁都曾嗣宗、杨燧，俱自经死。书工赵廷瑞，赴水死。织人熊国本，赴义忠诚社，至是被执；赣令，举人也，叱之曰：尔织人何知义？国本曰：织人不知义，举人顾当为不义耶？引出斩之。参将陈烈，其弟降于我；烈奋勇疾斗，至是被执。其弟劝之降，不从，乃杀之。其以流寓同难者，广东提学道符溯中同兄述中，新喻进士万发祥、庐陵庠生段之浑、新喻庠生萧瑛。

### 金、王之乱

金声桓，字虎夫，辽东卫籍。王师平辽东，全家被俘，独声桓逃走入关。王得仁，闯部裨将，骁勇善战，军中所称王杂毛者也。声桓性沈猜，善持两端；以军功，累官总兵都督同知，隶左良玉后军。顺治二年（乙酉）五月，左梦庚率之来降；命与闯部降将王体忠合营，规取江右。未几，声桓矫杀体忠，以得仁代之。

江右既平，声桓自以为不世功，旦夕望侯；及收江疏还，仅授副总兵而得仁衔不列，得报气沮。招抚孙之獬至南昌，声桓所置将吏渐有更易；江抚李凤翔继之，益加裁制，声桓心怏怏。声桓常师事维扬僧德宗；德宗每奇声桓，尝拊声桓背曰：勉旃！二十年江右福力变红头虫，此其候也。及是，果着红缨，建牙江省，益尊信之。德宗每为声桓言，劝其改图；南昌胡以宁在声桓幕中，言如德宗指。胡澹、陈大生等，各缘以迎合声桓。又觐知得仁所居故宜春王第，每后堂张宴，自着明衣冠，令优伶演郭子仪、韩世忠故事；诸客闻之，益心动。先是，福州之破，仕闽者或有空头敕劄持归；至是，因缘间露，且言唐王尚在。二帅闻之，益自喜且负。江抚李凤翔死，章于天代之，遇诸将益倨，索贿无厌足。一日宴于藩署，席地铺毡，文吏皆坐毡而声桓、得仁顾坐毡外，得仁有忿色；于天嘻笑顾视曰：王把总欲反耶？宴归，〔二帅耻甚。四年（丁亥）七月，得仁提兵往建昌，于天又遣人索赂累亿；得仁大怒裂眦，大有恶言。八月，归自建昌，劝声桓速举事。而声桓以前辽东被俘，妻子留京未归

；又胡以宁新亡，遣人往湖南觐知何腾蛟为我兵所败，迟疑未发。巡按董学成至，有以二家阴事告者。学成言欲奏闻，而阴索得仁赂并其侍儿；得仁恐以侍儿予之，则居家状泄有验，坚不肯予。时幕中诸客诡言唐王在五子寨，二帅即遣客往探唐王实耗；客即假唐主命，封声桓为镇江公、得仁为维新侯，二帅大喜过望。五年（戊子）正月，章于天忽率数骑出瑞州，捕掠诸富室；或告得仁曰：此非为索贿赂也。前闻有满骑数千不知所往，或径往赣州约同赣抚会议而后发；发则须摇公等。得仁大惧，适声桓妻子还自燕，声桓乃召胡澹等入议，遣人以书约山东、河南；并发得仁提兵出建昌合揭、扬诸部，然后举。议既定，或说得仁曰：声桓疑而多诈，脱中变，而公顾居外，且奈何？不若坐据省会，仗钺投袂为必不可遏之势胁声桓，声桓不敢不从；但贵神速耳。得仁大喜，立传令部勒全营，杜七门，围守董学成官署；时正月二十六日夜漏下三十刻矣。翌日癸亥，七门不启，得仁躬擐甲往缚学成赴声桓署自状。声桓蒲伏问故，得仁曰：诏云然，何敢后也？声桓唯唯，得仁即前为声桓割辫；以声桓令箭传示诸协悉去辫，出示安民，称隆武四年。即日，绞杀学成及副使成大业；军民戴满帽者辄射之，城中委弃纓笠积如山阜。得仁遣将擒章于天于江中。声桓首迎在籍阁臣姜曰广入省，诸金弟族皆为都督。得仁妇弟黄天雷为兵部侍郎、声桓幕客黄人龙为总督，二人各开幕门如市。

初，声桓诛体忠后，谋尝与得仁合；及是，各自为功，所树吏卒分东西府，嫌隙始开。二月朔，得仁提兵下九江。胡澹说得仁：宜乘破竹之势，疾趋建业。下流猝无备，必举；建业举，则兗、豫响应。率兵而北，中原可传檄定也。而声桓闻捷，辄召得仁还。得仁以澹谋告声桓，众皆主之。独黄人龙不可，曰：赣州居省上流，文武督在焉，宜先定赣；不然且拟我后。声桓从之，立议取赣。声桓、得仁偕行，而以宋奎光守南昌。兵围赣州，城固不可克。声桓乃令得仁往缀章、贡上下，而自引兵踰岭恢雄、韶。时，南中颁永历年号至，乃遂称永历四年。声桓遗书广督李成栋共兴复；成栋遂叛，拜表粤东，迎永明王于肇庆。王因实封声桓为昌国公、得仁为新喻侯。师留赣且老，省内虚。

四月，大兵入湖口。五月朔，破九江，伪守将吴高遁。二日，下南康，伪守将白之裔溃。七日，千骑至石头，犹不意为我兵也；见红纓白帐，始色骇。明日，铁骑满西山矣。我固山谭泰先从东入，破饶州。饶州伪将潘永禧遁，王师尾之，至南昌；而令偏将自浔入搜麦源、青岚诸道薄西山，故未下营，血刃已数百里。大兵围南昌，声桓兄成功约降于我；奎光谍知，杀之。得仁部将贡鳌、声桓部将楚国佐，以其军叛；奎光追及，复杀之。大兵攻得胜门，城坏数处；奎光裹土塞之，得不破。旋出神枪火箭焚我攻具，我兵少却。报至赣，声桓、得仁大惧，撤兵急回；赣师掩击，亡其大半。十九日，声桓伪先锋刘一鹏

与我战，获大炮三。得仁继至，闻前捷，即气扬甚；不鞍马而驰；中伏，大败于七里街，即气索甚，尽撤城外屯兵入壁。金部伪将郭天才争之不得，自札黄泥洲为犄角。天才所统尽川本，精锐无敌；先提偏师入闽不克，归，我兵已围南昌矣。天才三战三捷，我兵颇惮之。宋奎光单骑渡江，按行地利，请移兵二队，一驻生米渡、一驻市■〈汙义〉，以达饷路。天才请大举逐我兵，皆不听，专主坚壁。我兵虽胜，每虑得仁袭之，军中常夜惊王杂毛来也。久之，见城中终无出兵意，乃用锁围法；东自王家渡属灌城、西自鸡笼山属生米渡，掘壕截版起土城，自是内外耗绝。设南昌令于白茶市、新建令于蛟溪，徵役索赋，安坐而制其毙。得仁自亡军后，不复亲督阵；方娶武都司女为继室，绣旆亲迎，金鼓喧杂。我了者望而大骇，莫疑为王杂毛娶妇也。十月，郭天才亦撤军入城。己，城中粮尽，人相食；乃大出居民，两师情实尽为我得。我因得以余暇旁收郡县，西南逐伪守张启祥，西北降伪宁将邓云龙，东南破傅鼎铨之援师，北戕余应柱于都昌、刘斯■〈土来〉于梓溪，东收徐光程，西破丁家塘土寨。声桓闻之，惟嘍喏悼恨而已。

十有二月，我师再乘城；山东人全时鸣令以铁网笼之、铁钩曳而伤之，损伤过当。六年（己丑）正月，声桓部将汤执中守进贤门，其偏裨某约来降。谭固山因以厚阵佯攻得胜门，炮声闻三百里；两帅齐师赴焉，而奇兵已从进贤门梯而上，城遂陷。声桓赴池水死；得仁阵获，磔死。宋奎光、刘一鹏、郭天才皆被执，不顺命死。姜曰广赴偃家池死。得仁突得胜门，三出三入，与谭固山马首再相值，谭不知其为得仁，得仁亦不知其为谭也。初，声桓之主坚壁也，以待广师之援；而吴尊周所草乞师表文但陈胜状，而不告急。既闻江事危急，乃遣李赤心由袁、吉，李成栋出南雄会南昌；赤心逗留不进、成栋败死信丰，遂以不救。

### 王师南征

顺治四年（丁亥）三月，我大清命定南王孔有德、靖南王耿仲明、平南王尚可喜等率兵下湖南；定兴伯何腾蛟与总兵郝永忠退保衡州，张先璧走宝庆，湖北巡抚堵胤锡走永定卫，王有才、马进忠等走五溪山中。

五月，大兵抵衡州，永忠北，总兵黄朝宣等被擒；腾蛟退保永州，从者惟滇将赵印选、胡一青等数人。

八月，大兵破武冈，常德、宝庆尽失，总兵刘承胤败绩来降。永明王走靖州，由蛮道以达柳州。土司覃鸣珂与守道龙文明相攻，遂陷柳州，矢及王舟中；王走象州。时大兵已定湖南，永州亦破；腾蛟与永忠、卢鼎俱入桂林，与留守瞿式耜议分地给诸将，俾自为守。式耜督焦璉复阳朔及平乐、陈邦傅复浔州，合兵复梧州，粤西尚称全土；王回桂林。

五年（戊子）二月，大兵入粤西，永忠溃于兴安；返入桂林，大掠。三月，大兵至桂北门；垂破，闻金声桓反于江西，乃退入楚。五月，腾蛟复全州。

六月，成栋以粤东叛归于王。王封成栋惠国公、声桓豫国公（一云昌国公），王得仁、佟养甲、杜永和等侯伯有差；成栋子元胤为锦衣指挥使。王返肇庆。腾蛟复督师出湖南，由永入衡；胤锡亦以忠贞营自常德趋湘潭。十月，成栋犯赣州。先是，江西悉反，惟赣州为我将高进库所守；声桓攻之不克，乞师粤东，成栋援之，战不利，退屯南康县。

六年（己丑）正月，大兵破南昌；乌金王下湘潭，执腾蛟。二月，成栋败于信丰，骑而渡河，马蹶堕水死。事闻，以杜永和为两广总督，驻广州，代成栋；罗成耀守南雄。大兵由湘潭薄衡州，胤锡败，衡、永俱不守。

十二月，我平南王及嗣靖南王耿继茂下广东，罗成耀遁，南雄不守。七年（庚寅）正月十四日，下韶州。王闻庾关失守，奔梧州，留马吉翔、李元胤守肇庆。

二月，大兵围广州；调浔帅陈邦傅及忠贞营高必正东援。邦傅故与元胤有隙，意在修怨；又憾必正等之屡扰其境也，阴令副将姚春登等连结土司。会李来亨等调兵土司，遂相仇杀；必正怒而归。忠贞营者，成孽余党胤锡所招抚者也；时散处宾、横间，故邦傅恶其扰。时，李赤心已死，故必正领其营。邦傅驻清远、马吉翔驻三水，俱不敢进。以城守久，进永和爵为侯；元胤弟建捷力战有功，封安肃伯。广州城三面临水，成栋在时，复筑两翼附于城外，为炮台，水环其下；大兵攻围十阅月不下。永和偏将范承恩为内应，决炮台之水；大军藉薪竟渡，遂得炮台。十二月二日，城破；永和由海道奔琼州，建捷夺围至肇庆，邦傅溃于三水，而我定南王亦已入全州。

五日，破桂林（详见「式耜殉粤」）。邦傅闻桂林破，遣兵邀劫从官于藤江，杀部郎潘骏观、许王凤等。王踉跄奔南宁，胡一青、赵印选率兵驻宾州。

八年（辛卯），大兵取肇庆，元胤、建捷奔南宁。会孙可望遣贺九仪杀内阁严起恒等，元胤忿甚，请出灵山收高、雷之兵，迎王入海。至钦州，为土兵王胜堂所执，送靖南王所，不顺命；令作书招杜永和，亦不从；与弟建捷俱斩于市。

九月。陈邦傅叛降于靖南王。报至南宁，王震恐，议奔广南；后军印选、一青之师复败，与大兵相去不五十里，王遽出水道，走土司。抵濠湍，转入罗江土司，次龙英；至广南，岁已暮矣。时，可望已受秦封，遣人来迎。九年（壬辰）二月，可望迁王于安陆，改名安隆。大兵取琼州，杜永和来降。

何腾蛟殉楚

崇祯癸未，起何腾蛟右佥都御史，代王聚奎巡抚湖广。初，腾蛟为南阳知

县，数摧贼锋；已从巡抚陈必谦破贼安皋山及计平土寇，益知名。后以部郎出金怀来，忧归；起淮、徐兵备，复平土寇。至是，遂有是擢。时，左良玉屯武昌，横甚。顺治元年（甲申）五月，福王自立于江南；诏至，良玉时在汉阳，有异言。腾蛟赴良玉军争之，而良玉参军卢鼎亦言于良玉，乃开读如礼。八月，王加腾蛟兵部侍郎兼抚湖南，寻以故官总督湖南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军务。乙酉，南京有北来太子事，良玉遂带兵东下。邀腾蛟与俱，不可；则尽杀城中人以劫之。腾蛟急解印付家人速走，将自刎，为良玉部将拥去；舟至汉阳，腾蛟乘间跃入水中，漂十余里遇渔舟，救之起，则关壮缪庙也。而所遣家人怀印者亦在，相视大惊；遍觅渔舟已不见，盖有神佑之。腾蛟乃从宁州转浏阳，抵长沙，集属吏，痛哭盟誓；权令堵胤锡摄湖北巡抚，傅上瑞摄湖南巡抚，章旷为总督监军，周大启提督学政；严起恒衡永道，督二郡军食。吴晋锡以长沙推官摄柳桂道。

随遣旷调黄朝宣、张先璧、刘承胤等兵先后俱至，而良玉已死。

五月，唐王自立于福州；王素知腾蛟贤，委任益至。李自成死，其将刘体仁、郝摇旗等观望无所归，腾蛟遣部将万大鹏招之。摇旗等大悦，与大鹏俱至长沙，腾蛟开诚抚慰；于是蔺养成、王进才、牛有勇皆来归，骤增兵二十余万，军声大振。既而，自成都将李锦、高必正率众逼常德，腾蛟命胤锡抚之，亦来降。于是，自成余党悉归腾蛟，一时诧异事。而腾蛟上疏言：元凶已除，宣告郊庙；不言己功。唐王大喜，拜腾蛟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封定兴伯，仍督师规取两江。于是，腾蛟部署降卒，参以旧军，乃题授黄朝宣、张先璧为总兵官，刘承胤、李赤心（即李锦改名）、郝永忠（即郝摇旗改名）、袁宗弟、王进才及董英、马尽忠、马士秀、曹志建、王允成、卢鼎并开镇湖北：时所谓十三镇者也。丙戌正月，腾蛟拜表出师，李赤心败于湖北；腾蛟威望自此损。

已而，唐王死于汀州；腾蛟闻之，大恸。永明王立，以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，加太子太保。

丁亥，大兵逼长沙，腾蛟不能守；单骑走衡州，长沙、湘阴尽失。时，守衡州者卢鼎；而张先璧率兵突至，鼎不能抗，走永州。先璧遂挟腾蛟走祁阳，趋辰州。腾蛟脱还，赴永州；甫至，而鼎部将复大掠；鼎光道州，腾蛟与侍郎严起恒走白牙市，大兵遂平衡、永。于是，前所置十三镇者，皆起而为盗。

未几，部将周金汤复永州。六月，腾蛟在白牙市，诸将皆不用命。刘承胤由小校，腾蛟荐至大帅，封定蛮伯；尤忌腾蛟。于是，腾蛟与为姻；奏王，进安国公勋上柱国。而承胤益骄，忌腾蛟出己上，欲夺其权；腾蛟固无如承胤何也。于是，腾蛟无兵，王命云南援将赵印选、胡一青兵隶之。

八月，大兵破武冈，常德、宝庆尽失，永安亦再失。王由柳州将返桂，而

城中唯焦璉一军，兵孱甚；腾蛟率印选、一青入助，会卢鼎亦以兵至，桂林乃安。

戊子正月，加腾蛟太帅，爵世侯。二月，郝永忠、赵印选兵大掠桂林。大兵侦知，直抵桂北门；腾蛟与璉、一青分门拒守，大兵乃还。

三月，李成栋以广东叛归于王，大兵暂回。于是，腾蛟复全州，保昌侯曹志建、宜章侯卢鼎、新兴侯焦璉、新宁侯赵印选复永州，职方主事李甲春复宝庆，诸将复衡州，马进忠复常德。腾蛟议进兵长沙，适李赤心自夔州至，督师堵胤锡令进忠以常德让赤心；进忠大怒，尽驱居民出城，焚庐舍，走武冈。诸将皆空城走，腾蛟闻之大骇。己丑正月，携吏卒三十人邀赤心；赤心至湘潭，见空城也，不守去，腾蛟入湘潭。大兵见腾蛟入空城，遣徐勇入之。勇故腾蛟部将，劝腾蛟降，腾蛟不从，乃拥之去，绝粒七日不死，乃杀之。腾蛟所居有神鱼井，井故无鱼也；腾蛟生，鱼忽满井，皆五色。腾蛟既遇害，井鱼亦空。

#### 瞿式耜殉粤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八月，福王起原任户科给事中瞿式耜为应天府丞；旋擢右佥都御史，代方震孺巡抚广西。时，靖江王亨嘉据桂林，式耜与焦璉定计，令思恩参将陈邦傅以兵攻桂林，破之；王被擒，杀于福州。

九月，唐王死于汀州；式耜与魁楚奉永明王由榔监国肇庆。王拜式耜吏部右侍郎、东阁大学士，兼掌兵部事。十月，王闻赣州破，将趋梧州；式耜争之，不能得。十一月，唐王弟聿■〈金粤〉据广州，总督林佳鼎败歿；式耜视师峡口。

四年（丁亥），王师破广州、入肇庆，遂逼梧州，巡抚曹晔降；遂袭平乐。王将奔全州，式耜疏言：留粤则粤在、去粤则粤危，我进一步人亦能进一步，我去速一日人来亦速一日；去而不守，则拱手送矣。言甚切至。王不听，遂奔全州；而进式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、兵两部尚书，守桂林。

三月，大兵薄桂，突入文昌门登城楼，以瞰式耜署；援将焦璉拒战甚力，式耜亦身立矢石中与士卒同甘苦。援兵索饷而哗，式耜括库不足，妻邵捐簪珥助之；故人无叛志。既而，主客兵不和，璉兵噪而去，城几破矣；会陈邦彦攻广州，大兵引而东，桂林获全。于是，焦璉复阳朔、平乐，陈邦傅复浔，合兵复梧州。王闻捷，封式耜临桂伯、璉新兴伯，余进秩有差。十一月，大兵自湖南逼桂林，式耜与何腾蛟拒却之。

五年（戊子）二月，郝永忠驻桂林，与团练兵相恶，尽破水东十八村。既与大兵战灵川而败，复大掠；杀太常卿黄太元。诸将赵印选诸营自灵州至，亦大掠，城内如洗。大兵闻桂林自变，急来袭，腾蛟拒战获全。



闰三月，李成栋据广东来归，请王赴广州；式耜虑为所制，急争之，乃驻肇庆。成栋具疏言：式耜拥戴之臣，不宜久在外。王召式耜，式耜以国事让成栋，愿留桂。十一月，永州、衡州、宝庆相继恢复，式耜以机会可乘，请王还桂林，以图出楚；不听。

六年（己丑）正月，何腾蛟被执于湘潭；二月，成栋败歿于信丰。王命式耜留守督师，兼江、楚各省军马。我朝亦遗书招式耜，式耜不从。

七年（庚寅）正月，南雄报不守，罗成耀遁；韶州亦失。九月，全州破；赵印选在桂林，胡一青、王永祚在榕江，皆惶惧不敢出。大兵遂入严关。十月，榕江不守。十一月，诸将皆逃，城中无一兵，式耜端坐府中。俄，总督张同敞自灵川回，入见式耜，誓同死。因俱就执，幽之民舍；两人赋诗唱和。闰十一月，杀之风洞山下。故给事中金堡时已为僧，名澹归，上书定南王，请收瘞式耜、同敞，不报。吴江吴■〈禾丸〉收而瘞之北门之园。

### 孙、李构隙

崇祯甲申，张献忠盗蜀僭号。顺治三年（丙戌），我肃王西征，杀献忠于西充县之凤凰坡。其党伪平东将军孙可望、伪安西将军李定国、伪抚南将军刘文秀、伪定北将军艾能奇、伪都督白文选、冯双礼等呼集伪众，夺重庆府，杀平蜀侯曾英。四年（丁亥）春，由遵义入贵州。时，云南土司沙定洲作乱，据云南省城；黔国公沐天波出奔永昌，定洲追之。闻兵巡道杨畏知据楚雄起兵讨贼，乃留围楚雄，不能克。可望在贵州闻滇乱，兼程趋滇。三月二十八日，屠沾益州；明日，屠曲靖。定洲急收兵还阿迷，与可望遇于蛇花口，接战大败，遁去；可望遂取云南。右佥都御史宗室寿■〈金林〉以永明王命募兵云南，为可望所系；胁降不从，被杀。巡按御史罗国瓛死之。可望遂引兵而西，遇畏知于禄丰县。畏知迎战，大败，被执不屈；许以共奖明室，畏知乃降。可望兵至大理，遣人往永昌招天波，并索道府印。署府篆通判刘廷标、署道篆推官王运开咸曰：即往，则我亦降矣。乃相继自缢。运开弟运闳赴水死，天波降。于是，可望自称平东王，以刘文秀等守云南。可望自滇回黔，执总兵皮熊而释之。初，可望赴滇，熊由平越收兵复贵州；可望回，熊不能御，走清浪卫，可望使白文选追执之。可望既至黔，设官铸钱，造符敕，谋僭大号。而定国、文秀等故等夷各自称王，不相下；定国尤强悍，议齟齬不合。六年（己丑）春，可望杖定国于演武场以威众。孙、李之隙，自此始。已而，定国率兵征沙定洲，获之于汤嘉宾砦，斩之；兵益强。可望不能制，称帝之意始沮。

时，永明王自立于粤东已四年矣。可望苦无以制其下，愿奉朔来归，因遣杨畏知入粤。时，武康伯胡执恭屯泗州城，知可望强，欲藉为援；畏知至，则大喜，遽矫册封可望为秦王。而畏知至肇庆见王，道可望归顺意，为请封；大

学士严起恒、都御史袁彭年、科臣金堡等执不可。畏知言：可望兵力强，可藉以为用，何惜一封号以树敌？楚南督师堵胤锡亦以为请。乃议封可望景国公，赐名朝宗；定国、文选皆列侯。胤锡曾赐空敕，得便宜从事；遂矫命改封可望为平辽王。使至，可望先受秦封，不受命；遣人至梧州问故，王始知矫诏事。马吉翔请封可望为徼江王，使者言非「秦」不敢复命；严起恒与督师尚书杨鼎和、科臣刘尧珍抗疏力争，议遂寝。七年（庚寅）十一月，大兵破广州、下桂林，王走南宁，事益急。乃遣编修刘苜封可望为冀王；仍不受。时，艾能奇已死，可望并其众，益强。八年（辛卯），可望遣贺九仪、张胜、张明志赴南宁，索沮「秦」封者。九仪遂追杀鼎和于崑仑关；杀起恒而投之水，尸流三十里，虎负之登岸，乃收瘞之；并杀尧珍及吴霖、张载述等。霖、载述未尝沮「秦」封，以曾劾主「秦」封者，故杀之。于是，真封可望为秦王。畏知见九仪凶悖，痛哭入朝，疏其擅杀大臣罪，请诛之。王因留畏知入阁办事；可望闻，大怒，遣郑国执畏知以归。畏知入见可望，即大骂，以头帻掷可望面；可望遂杀畏知。文秀素与畏知善，闻畏知死，益切恨可望。

是时，大兵日逼，南宁不守。九年（壬辰）春二月，可望乘间迁王于安隆。先是，大兵已取湖南、定两粤，定南王孔有德提兵入黔；定国御之，连破靖沅、武冈，入桂林。当是时，定国兵力强甚，不复禀可望约束；可望忿甚。已，战于衡州而败，可望使人召之赴沅议事，将因其败而杀之；定国觉其意，辞不行，遂入粤西。初，可望遣双礼邀定国；为定国所败。擒而释之，故双礼倾心定国。十年（癸巳），可望自率兵追定国；猝遇我兵而败归，则尽杀明宗室之在黔者。王处安隆，势日穷促；知可望与定国有隙，乃与大学士吴贞毓谋，先以计遣可望腹心文安侯马吉翔往南宁祭陵，乃遣林青阳充使，封定国为晋王，趋使来迎。定国奉檄，感激流涕；然以兄事可望久，未敢轻发。一日，刘议新自定国营过南宁见吉翔，语及定国受敕事；吉翔大惊，遽闻之可望。十一年（甲午），可望遣郑国、王爰秀至安隆索首事者。系阁臣贞毓，极刑拷掠。贞毓曰：凡事宰相主持，我约李定国讨孙可望是实，诸臣无与。而吉翔已报坐十八人，某主谋、某草敕，罗织成案。于是，主事张鏐、太监张福祿、全为国凌迟死。蒋乾昌、李元开、李欣、胡士瑞、徐极、杨钟、赵賡禹、蔡演、郑允元、周允吉、朱议咏、朱东旦、任斗墟、易士佳等皆弃市；贞毓以大臣，赐自尽。可望憾定国益甚，然以将兵在外，不敢轻树敌，仍厚养其妻子于云南。定国亦防可望袭之，益取高、雷、廉州以自固。

十三年（丙申），定国进攻新会；大败，率残兵奔南宁，将由安隆入滇。可望侦知之，使文选赴安隆勒王回黔，合宫大恟。文选虽为可望用，然心不直其行为，因以情告王曰：姑迟行，俟西府至（西府，谓定国也）。定国至安隆

，文选归之，共奉王趋云南；王封文选为巩昌王。时，守滇者为刘文秀、王尚礼、王自奇、贺九仪。文秀数怨可望，遂以数骑私迓定国，迎王入滇。王封文秀为蜀王、尚礼保国公、自奇夔国公；令文选还黔慰谕。文选至，可望衔其二于定国也，悉夺其所部兵，羈之军中；然以妻子尚在滇，未敢遽反。

十四年（丁酉）春，王使张虎送可望妻子于黔，可望遂反。可望诸将马进忠、马惟典、马宝最严称勇健，而素善于文秀，且与文选交密；因从容谓可望言：『今诸将中才无出文选右者，大将非文选不可。可望从之，乃留双礼守贵州；而以文选为大将军，统诸军前行。九月，定国、文秀帅师至三岔河，与可望夹交水而军；文选轻骑奔定国。可望以李、刘俱出，会城必虚，因遣张胜、马宝由寻甸间道袭云南，而自将劲卒击定国。十九日，战方合，惟兴等内叛；将士大呼迎晋王，一军瓦解，可望狼狈回贵州。而袭云南之师马宝不战来降；张胜抵城下，尚礼谋内应，沐天波觉之，守之以兵，得不发。定国兵回，遇胜于浑水塘，擒而诛之；尚礼仰药死。于是，文秀、文选穷追可望于贵州。可望挈妻子走长沙，来降于我经略洪承畴军前。双礼为可望断后，截其子女玉帛来降于文秀，同归云南。王封双礼为庆阳王、进忠为汉阳王，惟兴与宝及九仪俱进公爵；其伪德安侯狄三品、伪岐山侯王会、伪荆江伯张光翠以党附可望，降爵有差。惟文安侯马吉翔善逢迎，入阁办事如故。十五年（戊戌）春正月，可望至京师，封义王。

#### 孙、李奔北

顺治九年（壬辰）春二月，定南王孔有德以七百骑出河池、向贵州，大军驻柳州接应。孙可望乃谋内犯，使李定国、冯双礼由黎平出靖州，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，会于武冈，以图桂林；刘文秀、张先璧由永宁取叙州，白文选由遵义取重庆，会于嘉定，以图成都。可望疏请封定国为西宁王、文秀为南康王。五月，定国进攻靖、沅、武冈，俱下之；有德还守桂林。定国由西延大埠疾趋而进，我师遇于全州，不利。七月四日，定国陷桂林，获前降将陈邦傅及其子曾禹，送贵州去其皮而杀之。有德自经死，家口百二十人悉被杀。惟一女年十七，逸出城，单骑走京师，哭诉于帝；帝怜而养之宫中，后归其原夫孙延龄。十一月，我敬谨亲王尼堪统兵攻衡州，定国败走；王率精骑追之，遇伏，殒于阵。固山佟图赖监其军。定国收兵屯武冈。

十年（癸巳）春，定国回广西。可望使人召定国不至，可望自率兵追之。大军至宝庆，与可望遇，双礼将左、文选将右，我军见可望龙旗，急攻之；可望北，惟双礼军不动。我军监衡州之失，亦不追，以武、宝之间为界。定国遂得据广西；已与马宝由怀集东攻肇广，不能克。秋，攻高州，破之；雷、廉俱下。

十二年（乙未），可望犯常德。败绩。定国攻新会，不能克。

十三年（丙申）春，平南王击败定国军；定国奔南宁，遂抵安陆，奉王趋云南。

十四年（丁酉），可望来降于王师。

十五年（戊戌）春正月，命楚、蜀、粤三路兵入黔。定国使刘正国、杨武守三坡、红关诸要险以防蜀，马进忠驻贵州。四月，夔国公王自奇、永寿伯关有才反，定国自率兵讨平之。楚兵自镇远入贵州，屡告急；定国不及援，遂平贵州，进忠遁。蜀兵至三坡，刘正国奔回云南；蜀兵克遵义。五月，蜀兵击破杨武于开州之倒流水。七月，粤兵抵独山州。十月，三路兵俱集，戒期入滇。定国与双礼等扼鸡公背，图复贵州；文选守七星关，示犯遵义以牵制蜀兵。十二月，蜀兵出遵义，趋天生桥，入乌撒；文选惧，走回沾益州。泗州土官岑继禄，导粤兵入安隆，定国使怀仁侯吴子圣御之，败绩。定国回师拒战，连败；大营、妻子俱散失，诸将各败走不相顾，马宝等咸来降。定国撤寨遁回。十五日，报至，王走永昌。

十六年（己亥）春正月三日，大兵入云南。二月，文选败于玉龙关。初，文选自沾益追及定国，因留之断后。二月，大兵出云南。十月，败王国勋于普溯。十五日，至大理之玉龙关，文选与张先璧、陈胜俱败，文选乃从沙水和走右甸，由镇康而出木邦。定国先伏兵于潞江之高黎贡山中；十八日大兵抵永昌，二十一日次潞江，前驱遇伏，不利。适中书卢桂生来降，定国谋泄；乃分精甲先蹂伏去。定国遇大军，不能支；因退师出腾越、走孟定，而王已入缅矣。

### ●三藩纪事本末卷四

青浦杨陆荣采南氏编

永明入缅

檄缅取王

蜀乱

郑成功之乱

杂乱

永明入缅

顺治十六年（己亥）正月，王自云南赴永昌，警报日至。二月十五日，李定国令总兵靳统武率兵四千人，自永昌启行。十八日，抵腾越。时，李国泰、马吉翔辎重甚厚，恐遭劫夺，促王连夜即行。兵马过处，火光烛天；右转左旋，天明仍在故处。

二十八日，至铜壁关。统武去，王仍归定国。缅人知王抵关，令从人悉去

兵器，方许入关。是日，次蛮漠，缅人迎贡颇成礼。昆明诸生薛大观与子之翰，闻王入缅，投黑龙潭死。二十九日，驻北定。

三月一日，到河岸。河中惟四舟，止足供王用；而河傍又无他舟可买，从人乃登陆纤路赴缅。途中遭劫杀者，通政使朱蕴金、中军姜承德、副总兵高升、皇亲马九功、千户谢安祚、向鼎忠、范存礼、温如珍、李胜、刘典隆、段忠等皆死于难。

初六日，开舟。二十四日，至阿瓦；请大臣过河面议。册宝视神宗时差小，疑以为假；及出沐国公印对同，乃信。因请王及文武臣居旧城，复请王敕关上无得纳汉兵。

三月十七日，陆行人到缅。缅王曰：此非来避乱，及里应外合兵也。发兵围之，杀伤甚多，仅存者分散各村居住。总兵潘世荣降于缅（或云在途被杀，未详）。

五月四日，缅王以龙舟来迎王。八日，明者便盖房十间居王，以竹为城。随从诸臣或短衣跣足，与缅妇相贸易为笑乐，大为缅人嗤。

缅俗朝见，以跣足为礼。八月十五日，各蛮来朝，王欲夸示诸国，于十三日请沐天波过河，令跣足为诸蛮先，以臣礼见焉。

九月，缅人进稻谷，给贫乏者。

十七年（庚子）七月，缅王复请天波过河；以各营逼缅城，乞王敕汉兵无得近关。

九月，李定国有疏迎王；内云前后共有三十余疏，俱不达。

时，马吉翔与李国泰比，专事权。一日，翔奏大臣有三日不举火者，王不应。明日，翔、泰合奏；王怒，以御宝掷下，翔即击而碎之，散给诸臣。其凶悻如此。

十八年（辛丑），任国玺因东宫开讲，将宋末贤奸利害纂书进呈；翔见而切齿。王览一日，翔即袖之以出。五月，玺复有「时事三不可解」疏。大概言：今日势如累卵，祸急燃眉，犹泄泄不思出险；沐勋臣、王皇亲亦可主持，岂宜令翔、泰独专大柄？王祖望、邓居诏各疏劾翔、泰。王固无如翔、泰何也。而是时蒲纓大开赌市，昼夜呼卢不绝。王惟恭与杨太监争赌毆拳，喧讙彻内，益为缅人所轻。

先是，二月二十八日，白文选密遣缅民賫奏。内云：不敢速进者，恐有害；必得缅人送出，为上策。王即回玺书，甚切。越五、六日，沿河搭浮桥，为奉迎计；缅人觉之，事不果。

三月，锦衣卫赵明监等谋奉世子逸出，出时并杀翔、泰。开遂闻（？）遂以结盟投缅诬奏，执杀王启隆家人何爰等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缅甸杀兄自立；随遣兵士驱王随从文武诸臣渡河，吃咒水。至则尽杀之，于是松滋王某、沐天波、马吉翔、王惟恭、马雄飞、邓士廉、邓居诏、杨在、邬昌琦、任国玺、王祖望、裴廷谟、杨生芳、郭璘、潘璜、齐应巽、魏豹、王自京、安朝柱、王升、陈谦、王启隆、龚勋、吴承爵、张宗伯、任子信、张拱极、刘相、宋宗宰、刘广银、宋国柱、丁调鼎、李国泰、太监李茂芳、杨宗华、李崇贵、周公、卢公、曹公、沈公、二杨公皆被其难。少顷，复以兵三千人围王所，每三十人擒杀一人；入宫攫取财帛。于是，自缢及绞杀者不可胜数。其姓名可纪者，吉王某、同妃自缢；二贵人杨氏、刘氏、松滋王妃，俱自缢。姚文相、黄华宇、熊相贤、马宝二、差官赵明监、王大雄、王国相、吴承胤、朱文魁、吴千户、郑文选、李既白、凌云、严麻子、尹襄、朱仪漆、王国玺等，皆死之。内官陈德远等一十八人一行自缢。王与太妃等二十五人，聚一小房。逾二时，通事引护守缅甸官至；曰：不可伤皇上。乃移王出居沐国公房内，大小内外，共栖一楼三日，几断火食，兵退，姜承德妻杨氏自缢死。马吉翔第四女哭曰：我父在世，不知作何等人；如今已死，人犹骂之，缢数次，乃绝。王启隆妻吴氏、妾周氏，既上缢，太监李从龙见而救之；吴曰：尔与吾夫厚，应促我死，反来救耶？卒自缢。吴承爵妻某氏，先缢，子女乃自缢。齐环妻某氏，抱子赴水死。二十一日，修葺原所，复请王居之。二十五日，进银、米等物。

#### 檄缅甸取王

顺治十六年（己亥）春二月，李定国之兵败于潞江，退师出腾越；知王已入缅，不敢深入。闻白文选屯兵木邦，乃就文选谋曰：王入缅，敕汉兵无入缅甸关，我兵若入，恐变生不测。清兵万一随来，无险可恃；莫若就边地择妥屯住招集，以图兴复。文选以王既入缅，无重兵护卫，请身入护王；与定国谋不合。定国遂自引兵从孟定府过耿马，抵猛缅甸屯扎；前各营溃兵陆续来集，兵势稍振。越数月，移营孟连；贺九仪及文选部将张国用、赵得胜等，皆来归，乃约元江土司那嵩共恢复。孟良酋长以定国在孟连，恐为所并，纠合夷众，与定国为梗。定国移兵征孟良，灭之，据其城。而大兵已乘间破元江，那嵩自焚死，事不得集。贺九仪妻子在云南，我平西王吴三桂令作书以招九仪；九仪有二心，定国杀之。国用、得胜与九仪同来归者，闻之心怏怏。总兵唐宗尧者，故奸弁，定国令守磨乃；凡兵将投孟良者，宗尧悉收隶麾下，商客至则尽取其财。由是，商贾不至，以故云南及阿瓦消息，定国绝不闻。

文选自与定国别，即由木邦至锡薄；所至纵兵大掠，声达阿瓦。阿瓦有新、旧二城，新城缅甸王所居，以旧城居王。文选急攻新城，城中无备，且破矣；缅甸王给言俟三日，出新城让王。文选信之，退兵十里，而城中备御复固；既

三日，文选复引兵进攻，反为所败，遂引兵赴孟艮会定国。定国遂同文选赴阿瓦，其国用、得胜所部兵仍还文选。时，十七年（庚子）九月也。缅人知文选败、定国必复来，乃益修战守备。

十八年（辛丑）四月，定国至阿瓦，使人入缅求王；缅人不许。定国见缅人备御已固，乃退兵三十里下营。明日，缅人见定国退，即于城外立木城，日移而前，遂逼定国寨。五月，以众兵与定国战于木城下；定国前队稍失利，文选引兵横冲之，缅人大败，退保新城。文选、定国决计渡江，先遣都督丁仲柳于阿瓦上流造船；缅人知船之将竣，以正兵缀定国，而别遣奇兵捣船厂，仲柳弃船走，船悉被焚。定国与文选议，复进洞鄂，一面造船、一面攻新城，使两不相应。乃俱移营，定国在前、文选在后；国用、得胜以九仪之死衔定国，至是遂挟文选北走，将来奔于我朝。至耿马，适与吴三省军相值。三省者，定国旧部。安隆之败，三省寻获大营、妻子来诣定国于孟艮，而定国已移营不相遇；至磨乃，宗尧有叛志，收而杀之。然兵弱不敢入缅地，流连孟定、耿马间。文选退走，遇三省军；文选见三省不言而涕出，三省察军情有变，因言云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，人心思明甚于往日。于是，张、赵复心动，遂与三省同屯于竭薄。我平西王吴三桂侦知李、白情隙，乃令马宝率兵追文选，且招之；而自率大兵趋缅。时，文选已下锡薄，宝追及文选于孟养，单骑赴文选营，说之；文选降，封承恩公。王某妃在文选营，文选降，妃自缢。

大军临阿瓦，檄缅取王及妃。十二月三日，缅人令数十夷人连座拥王去；约二更许至营，则三桂军矣。九日，大军回滇闻，我皇上恩免俘见。康熙元年（壬寅）四月二十五日，王与妃及世子俱终于云南。沅江总兵皮熊闻王就执，走避水西，绝粒七日，不死；大兵闻，遣骑执熊至，背立不顺命。积十三日不食，始瘠；十四日乃毙，仍戮尸。熊婿赵默，亦被执，索纸书绝命词受戮。邓凯者，从王于缅；王既死，入昆阳普照寺为僧。

李定国闻阿瓦消息，遣人入车里、暹罗诸国乞兵，图兴复。会一营人马尽死。六月十一日定国生辰，病作；二十七日，定国卒。临终谓子嗣兴及靳统武曰：宁死荒徼，无降也！定国死，未几统武亦卒，嗣兴来降。

### 蜀乱

顺治元年（甲申），张献忠据全蜀，惟遵义未下；兵部右侍郎总督川陕军务樊一蘅及督师王应熊避其地，因檄诸郡旧将会师大举。会巡抚马乾复重庆，松潘副将朱化龙、同知詹天颜复龙安，一蘅乃起旧将甘良臣为总统，侯天锡、屠龙副之，合参将杨展、游击马应试、余朝宗所携溃卒共得三万人。二年（乙酉）三月攻叙州，应试、朝宗先登，展继之；伪都督张化；龙走，遂复叙州。贼将冯双礼率兵来争而败，伪安东将军孙可望援之；相持一月，一蘅粮尽

，退屯古蔺州，展退屯江津。贼乃截化龙于羊子岭，化龙率番兵冲之，贼惊溃遁去；一衡命展、应试取嘉定、邛眉，故总兵贾联登及中军杨维栋取资简，天锡、高名佐取泸州，李占春、于大海守忠涪。

初，乾既复重庆，贼遣刘文秀来攻。会副将曾英与参政刘麟长自遵义至，与大海、占春、张天相等奋力夹击，破贼兵数万；英威名振蜀中，亦受一衡节制。其他据城奉徵调者，洪、雅则有曹勋及监军副使范文光，松、茂则有监军金事天颜，夔、万则有谭弘、谭谊，一衡乃移驻纳溪，居中调度。三年（丙戌）春，展等尽取川南地。献忠大忿恨，尽屠境内民，沈金银江中，焚宫室；急遣可望、文秀、狄三品、王复臣等攻川南州郡，连战不利。英、祥等乘间趋成都；七月，贼弃成都，走顺庆。时，川中诸郡惟保宁、顺庆为贼将刘进忠所守，而进忠所部多川兵；献忠恨川人之不附己也，既屠其民，将尽杀川人之为兵者。进忠闻之，大惧，赴王师降，且告献忠所在。十二月，王师杀献忠于盐亭，贼兵悉溃而南。

时，英驻重庆，称最强。可望猝至重庆，英出不意，败死；贼遂陷綦江。督师应熊退避毕节卫，未几，死；永明王以吕大器代之。

四年（丁亥），贼入遵义。而是时大兵入川，所至俱下；大海退入于涪，袁韬去夔而入于黔之婺川，占春避而东下，诸拥兵者率瓦解，川北尽入版图矣。已而，王师追贼至遵义，粮尽引还。于是，王祥等复入保、顺二郡。一衡再驻江上，为收蜀计；上表永明王，王以一衡为户、兵两部尚书，加太子太傅，诸将祥等进爵有差。于是，韬复入重庆，大海占云阳，占春据涪州，诣据巫山，谭文据万县，弘据天字城，天锡据永宁，应试据芦卫，祥据遵义，展据嘉定，化龙、勋等各据地自擅；而宗室朱容藩及故偏沅巡抚李乾德以总制至，杨乔然、江尔文以巡抚至，各自署置，官多于民。李自成余孽李赤心、郝摇旗、袁宗弟等复扰夔、巫间。一衡令不行，惟叙州一郡而已。

五年（戊子），容藩自称楚世子、天下兵马副元帅，建行台于夔。武冈之败，传永明王已死。大器过占春营，具言王无恙；容藩乘机僭窃，当得罪。占春以为然，李乾德亦传檄声容藩罪。容藩益窘，乃北依二谭，以兵攻石砬。占春援之，容藩兵败，走死云阳。是时，川地咸附于永明王。

乾德者，少好占验；至蜀诸将中，惟许韬及武大定，遂结二人为腹心。韬故献忠别部，所称姚、黄十三家贼；大定，则小红狼别部也。韬与占春素不协，时驻重庆，兵强而饥；乾德遣人说展，与合兵。展与占春素厚，富而弱，藉袁、武之强以自固，纳之，约为兄弟。然展能与袁、武合而不欲与占春绝也，时通闻问，馈以银米；袁、武有所求，顾不甚遂，因恨展。既韬徙屯犍为，展以生辰来为寿；乾德因说韬杀展，而分其资。展死，诸将皆解体，故乾德



卒至于败。可望闻展死，将图蜀，乃为展讼冤；使王自奇将兵由川南进，而别遣文秀及白文选渡金沙河、出黎州，败王祥于乌江河，取曹勋而袭其后，趋嘉定。时袁、武方拒自奇于川南，撤师还救；自奇尾击之。袁、武大败，悉就擒；乾德投水死。兵复东，三谭俱降；乃遣别将卢名臣下涪州，占春败走。大海在忠州知不支，引兵出夔入楚，与占春来降于王师。文秀遂据蜀。

七年（庚寅）正月，文秀还云南；令文选守嘉定、刘镇国守雅州。三月，大兵南征，文选、镇国俱败。王师入嘉定，文光、天颜死之。初，展之死，文光入山不视事，至是死焉。九月，一衡亦死于山中。蜀中将士俱尽。

九年（壬辰），文秀、文选率兵来攻保宁；大兵奋击，破其象阵。

十六年（己亥），弘、诣俱纳款。时，弘、诣已杀文，文安之与刘体仁、李来亨等欲讨之；二人惧，来降。未几，取马湖、叙州；降牟胜于武隆，赦而用之。于是，猷孽之扰蜀者亦尽。

自成遗孽郝摇旗、袁宗弟、刘二虎等尚据巴东。十八年（辛丑）奉旨三省会剿，王师驻万县，贼弃夔州。康熙元年（壬寅）正月元旦，大军衔枚进，夺羊耳关；贼焚天昌县以遁，二年（癸卯），复犯巫山；大军与鏖战，而遣兵密斫其营，贼大溃。二虎投缯死，追摇旗、宗弟获之。蜀地悉平。

### 郑成功之乱

郑成功，南安人。父芝龙，娶倭妇生。初名森；芝龙见森于唐王，王奇之，赐国姓，名成功。顺治二年（丙戌）三月，王封成功为忠孝伯。福州破，成功母死于兵，成功号恸不自胜。芝龙约降，成功泣谏；不听。我贝勒挟芝龙北去，成功遂与所善陈辉、张□等乘二舰入海，收兵南澳，得数千人。

四年（丁亥），闻永明王由榔僭立于肇庆，文移用永历年号。成功归自南澳；时厦门、浯州为郑彩、郑联所据，乃泊鼓浪屿。厦门者，中左所也；浯州者，金门也。隶同安，为两岛。

七月，入寇海澨，不克而还。

八月，与鸿逵合攻泉州，败我提督赵国佐于桃花山，遂围泉州。五年（戊子），我副将王进自漳来援，成功解围去。

三月，攻同安，守将王彪、折光秋弃城走，遂入之；复寇泉州。九月，我佟国器、陈锦、李率泰援之，成功乃退，大兵屠同安。

六年（己丑）二月，遣施琅、杨才、黄廷、何宸枢等寇漳浦；守将王起凤降，授伪铁驻镇，寻改伪正兵镇。遂下云霄，抵诏安，屯分水关；令黄廷、何宸枢守陀岭。官军攻盘陀，宸枢死焉。

七月，永明王遣使至岛，封成功为广平公。

七年（庚寅），潮人黄海如、陈斌道成功入潮州，败我师于潮阳。师还

，遂入两岛。两岛为郑彩、郑联所据，成功师抵厦门，联方醉卧万石岩；报至，不得通。诘朝酒醒出见，成功笑曰：兄能以一军见假乎？联未及对，诸执锐者前矣。遽麾军过联船，兵士皆髻服，莫敢动；遂并联军。彩率所部遁于南中，已杀联而复彩。成功将至，彩议全军出避；联不从，又不设备，故及。成功既入两岛，军势益强，海寇皆属焉。

十二月，王师下广州；守将杜永和奔琼州，成功谋往接之。八年（辛卯），率众而南。二月，次平海卫。

我闽抚张学圣闻成功南发，急调马得功取厦门；伪守将郑芝莞遁。四月，成功还自平海，诛芝莞，遂趋厦门；而得功已为郑鸿逵所攻，逸去两日矣。

是月，施琅来降；世祖以琅为福建水师提督，驻澳。琅有军校犯海令，将杀之，成功急止之，不从；故成功遂欲杀琅。苏茂纵琅，遂来归。于是，成功并憾茂。

五月，成功寇南溪。十一月，败我提督杨名高于小营镇。十二月，寇漳浦。

九年（壬辰）正月，寇海澳。二月，寇长泰，我副将王进勇无敌，号老虎；成功伪中提督甘辉与战于北溪，两马相搏不相下。已而，两家兵至，乃解。进入长泰，辉攻破之，进走郡城；漳州属邑皆下。

五月，成功围漳州，凡七阅月。城中食尽，人相食，枕籍死者七十余万人；间存者，气息仅属，虽悲泣不能下一泪。有士人饥死，邻舍儿窃食之，腹中历历皆故纸、字画隐隐可辨；邻舍儿见之，一恸亦绝。十月，金固山援至；成功令伪右冲锋镇柯朋接战而败，伪礼武镇陈凤援之亦败，伪右武卫周全斌援之亦败，成功大崩溃，退保海澳。

十年（己巳）五月，金固山攻海澳，城坏百余丈；成功亲立雉堞堵御，不能破。一日，空炮递发，成功曰：是将面临城矣！勒兵持斧以待。令曰：敌至方斫。官军渡濠呼登城，众执巨斧以斫，随斫随落，濠为之平；固山始解围去。

十一年（甲午），世祖遣人入海招抚；芝豹就抚入京，成功不顺命。时方议抚局，成功乘机登岸措饷，大扰福州、兴化等郡。十月，复遣满员入海议抚，无顺意；归报，乃置芝龙于高俎、芝豹于宁固塔。

十二月，寇漳州；我漳州守将刘国轩降于成功，十邑皆下。遂略泉州，不能破而还。

十二年（乙未）正月，寇仙游。

五月，遣伪口振伯洪旭、伪北镇陈六御寇舟山，破之；以六御守，因绍降我台州镇马信、宁波镇张宏德。

六月，破安平镇及惠安、同安、南安三邑。

十一月，我定远大将军庶子王至闽，成功遁回岛中。

十三年（丙申）正月，庶子王自泉州出攻两岛；风不利，引还。

五月，杀苏茂。茂纵施琅，成功恨之；至是，败于揭阳，遂令杀茂。六月，黄梧及茂部将苏明来降；世祖以梧为海澄公，驻漳州，明为多季几昂邦内大臣。梧从苏茂败于揭阳，故来降。

十月，庶子王班师。成功进略温、台等郡。

十四年（丁酉）三月，成功回岛。遣甘辉、周全斌攻宁德，杀我满师阿克襄；襄既坠马，犹手刃数人而死。

十五年（戊戌），永明王遣周金汤航海进成功为延平郡王，成功遂议大学入寇金陵。七月，以黄廷为伪大提督，留守；余俱从行：甲士十七万、习流五万、马五千、戈船八千、铁人八千。铁人者，周身披铁，尽以朱碧彪文；陈于行首耸立，视马足而斫之。至浙江，攻陷乐清等县；次阳山，暴风漂没八千余人，成功幼子溺焉。

十六年（己亥）五月，至崇明；诸将请先取崇明为老营，不听。七月，抵焦山。成功集诸将议曰：瓜镇为金陵门户，宜先破之。乃令伪右提督马信、前锋镇统领余新进夺谭家洲；伪材官张亮督善泅水者荡舟斩断滚江龙。伪兵侍张煌言会伪水师提督罗蕴章候滚江龙既断，即进据瓜州上流，焚夺满洲木城；成功与甘辉、翁天佑等直捣瓜州。我操江朱衣祚、城守左云龙率兵一万会战，背港而军；战未合，张亮已断滚江龙，对岸夹击。伪右武卫统领周全斌率兵带甲浮渡，直抵城下；伪正兵镇韩英夺门入城，遂破。云龙阵歿、衣祚逸去，其谭家洲及满洲木城俱溃。成功令伪援剿左镇刘猷守瓜州，余皆渡江趋镇江。我提督管效忠以步兵驻守银山，骑兵移当大路。成功以银山迫府治，为必争地，夜引兵夺之。迟明，大军分五路三叠压垒而军，成功令发火炮，多鼓钧声，江水震沸；兵士皆下马殊死战。效忠北，镇江守将高谦降；成功以周全斌、黄昭守之，属邑皆下。甘辉进曰：断瓜州，则山东之师不下；据北固，则两浙之路不通。但坐镇此，南都可不劳定也。不听；率师薄金陵。八月，至观音门，以黄安总督水师，守三■（汊）河口；成功率诸将由仪凤门登陆，屯岳庙山。甘辉以守御既固，恐难猝拔为谏，不听。大军以千骑来薄，伪前锋镇余新击败之；遂轻敌不设备。军士捕鱼饮博为乐。我副将梁化凤侦知之，出仪凤门，穴城出；军皆衔枚疾走，薄新营。新不及甲，遂就擒。成功急令翁天佑驰援，已无及。大兵既败余新，遂以步卒数千直捣中坚，而以骑兵数万绕山后，出其背，前后夹击。成功大败，诸伪将各溃走不相顾，成功麾军急退。甘辉且战且走，至江，骑能属者三十人；被执，杀。九月，成功还师，攻崇明不下；伪正兵镇王起凤伤炮死。十月，还岛，哭甘辉而后入曰：我从甘辉言，不及此！立庙

祠之。

十七年（庚子）五月，世祖命将军达素、总督李率泰率兵大搜两岛，令大船出漳州、小船出同安，檄广东投诚将士许隆、苏州等会海上。成功令陈鹏守高崎，遏同安之师；郑泰出浯州，遏广东之师；自勒诸部折海门，以御漳州之来讨者。成功既至海门，令伪五府陈尧策传令诸将，碇海中流，按军不动。令未毕，漳船风利，遂迫海门；诸将仓卒受命，未敢先发，大兵乘之，伪闽安侯周瑞与陈尧策俱死焉。日向午，东风转盛，成功自手旗起师；风吼涛立，北人不谙海性，眩晕不能军而退。是日，同安军出高崎，陈鹏约降；伪副将陈蟒觉之，曰：事急矣，当决一死战！麾其属与伪殿兵镇陈璋合击之；我兵退，陷于淖而溃。成功杀鹏，以蟒代之。许隆、苏利后二日始至，知两路功不成，遂还。达素回福州，自杀。

十八年（辛丑），成功议取台湾。台湾，东倚山，西薄海。北界鸡笼城，与福州对峙；南则河沙矾，小琉球近焉。周袤三千里，水陆之产咸备。初，芝龙与群盗出没其地，后为红夷所据。成功自江南败还，城蹙兵弱。适红夷甲螺何斌逃至厦门，见成功，盛言台湾富强，为四省要害，且言可取状；成功大喜，束甲遂行。三月，泊澎湖，次鹿耳门。鹿耳门者，水浅沙胶，海道迂折，仅容数武；成功至，适水骤涨丈余，大小战舰衔尾而进，红夷大惊。成功引兵登陆，克赤嵌城。遂攻王城，坚守不下；乃环七崑身以逼之。

十月，命弃芝龙于柴市。郑氏子孙在京者，无少长，皆伏诛。

十二月，成功围王城不下，乃纵火烧其夹板船，败者一大，终无降意。成功乃使人告之曰：此地乃先人故物；今我所欲得者地耳，余悉以归尔。荷兰乃降。成功既得台湾，制律法、兴学校。改台湾为伪安平镇、赤嵌城为伪承天府；府一曰承天，县二曰天启、万年。

康熙元年（壬寅）五月，成功卒。成功自僭乱至今，凡十七年，卒年三十九。时，成功长子经在厦门，台人以成功弟袭理台事。六月，讬至岛，经自称招讨大将军，嗣立。我靖南王耿继茂、总督李率泰遣人持书招经；经请如朝鲜事例，不报。经于是以周全斌为伪五军都督，与陈永华、冯锡范等帅兵还台；黄昭、萧拱宸谋奉袭拒经。十一月，昭攻经，经溃；全斌率兵力战，经还射昭，昭殪；众皆逡巡税甲，经遂入台。

二年（癸卯），永明王讬至，经犹称永历年号。杀郑泰，以其贰于袭也；泰子缵绪、弟鸣骏、伪忠靖伯陈辉、伪武卫杨富、伪虎卫何义等俱来降。于是，天子锐意南征，遣人约红夷会兵攻岛。十月，耿继茂、李率泰、满帅郎赛，合红夷出泉州，提督马得功出同安，黄梧、施琅出漳州；经令全斌御之。得功先至，战于岛，□□于阵。已而，王师大集，全斌溃，退守铜山。大兵入两

岛，两岛之民烂焉。

三年（甲辰），黄廷、周全斌、林顺俱来降。

四年（乙巳），水师提督施琅疏请攻台；不克而还。上命琅及全斌俱还京。

七年（戊申），上命明珠、蔡毓荣至漳州，遣兴化知府慕天颜持书招谕；经遣柯平、叶亨入奏，请如朝鲜事例，不报。

十一年（壬子），吴三桂据云南、四川、贵州以叛。十二年（癸丑）耿精忠据福建，执总督范承谟以叛；八闽镇将皆附于精忠。五月，精忠调海澄总兵赵得胜兵，得胜不从，来奉经；经以得胜为伪兴明伯、左都督。时，经偷安日久，兵甲纯敝，精忠易之。经遣人于精忠，借漳、泉二府，精忠不许；耿、郑交恶。经遣冯锡范取同安，精忠伪守将张学尧降。精忠惧，使王进守泉州。王进者，老虎也，时降于耿；至泉，未几，为王范锡所逐。先是，经伪平北将军王进功入奏，精忠羁之福州。至是，进功子范锡诱杀泉州守将赖玉，遂逐进而附经；经以范锡为伪指挥使。

七月，王师围潮州；精忠不能救，伪总兵刘进忠纳款于经。经遣伪援剿左镇金汉臣率舟师援之，全军俱没。九月，精忠命漳浦降总兵刘炎与王进为犄角，取泉州。十月，刘国轩败进于涂岭。十一月，赵得胜、王范锡攻漳浦，刘炎降于经，遂援潮州；与王师战于北冈，潮州围解。

十三年（甲寅）正月，精忠使张文韬往经议和，以枫亭为界；始通好也。

五月，国轩入潮州，与何佑、进忠徇属邑之未下者。我平南王尚可喜帅兵十万来攻，晨掩佑军；佑死战，国轩继之，可喜北。

六月，经帅诸将围漳州。先是癸丑，我海澄公黄梧卒于漳州，子芳度权知军事；经再入岛，以芳度为伪德化公。芳度阳受命，阴通本朝；事泄，经率兵攻之。芳度使兄芳泰突围入粤乞救，自与诸将分守四门。攻围六阅月；十月，部将吴淑开门出降，芳度投开元寺东井以死，不及援师间三日耳。事闻，上震悼，赠王爵，谥忠勇；世袭十二代。经入漳州。

十四年（乙卯）二月，吴三桂兵至肇庆。碣石总兵苗之秀、东莞守将张国勋降于经，经有韶州。平南王尚之信降于三桂；三桂檄让惠州于经，国轩入据之。

五月，精忠汀州伪守将刘应麟以州款于经，经以应麟为伪奉明伯，使吴淑入据之；始叛盟也。

九月，王师入闽，精忠降。其兴化伪守将马成龙以州降于经，经以成龙为伪殄卤伯；使许耀入据之。耀沈湎酒色，不在军事，乃以赵得胜、何佑代焉。

十一月，精忠邵武伪守将杨德以州款于经，经以为伪后劲镇；吴淑入据之。

。当日时，经悉有泉、潮、漳、韶、惠、汀、兴、邵八郡之地。

十二月，王师攻吴淑于邵武城下，淑奔还岛中。

十五年（丙辰）正月，王师围兴化；何佑疑赵得胜贰于我，战败不救，得胜死之。佑奔泉州，兴化陷。二月，漳、泉溃，经遁入岛。三月，我和硕康亲王遣知府张仲举复申前议，经勿从。四月，移诸将入台。刘炎奔归王朝，刘进忠降于吴三桂，寻归王朝；俱磔燕市。国轩弃惠州回岛，八郡尽失。

十六年（丁巳）二月，国轩入寇玉洲、三■〈汜义〉河、福河、下浒等堡，俱下；击败援兵于江东桥，取石马，遂入镇取湾腰树、马洲、丹洲诸堡。是时，总督郎廷相按兵漳上，嗣公黄芳世、都统胡兔、宁海将军喇哈达、都统穆黑林、平南将军赖塔、副将朱志麟、姚公子、李阿哥等先后来扰，俱败；国轩遂取平和、漳平，围海澱。六月，逮郎廷相，以吴兴祚为闽抚、姚启圣为总督，趋诸军援澱。诸将高垒自完，顾视不救；城破，提督段应举、总兵黄蓝死之。国轩进陷长泰、同安，乘胜围泉州，梅勒雅大里城守不下；乃徇南安、永春、安溪、德化等县。八月，官军复漳平、长泰、平和等县；我学士李光地道喇宁海、赖平南由安溪出同安，巡抚朱兴祚由仙游出永春，提督杨捷出兴化下惠安，总兵林贤、黄镐、林子威帅舟师由闽安出定海，克期援泉。八月

（？），林贤等败伪楼船中镇萧琛于定海。国轩退还漳州，以二十一镇兵与王师战于龙虎山；都统胡兔先合不利，启圣援之亦溃。精忠故仇郑，亲督战，立斩退缩者三人，大呼而入；马平南继之，阵斩伪海镇郑英、吴正玺等，破营十六座、斩首四千级、捕虏一千二百人，亡溺以万数。国轩汹河遁。

十八年（己未）十月，官军攻萧井寨，吴淑被压死。启圣开第于漳州曰「修来馆」，以官爵、艰币饵来归者。漳、泉间人率称启圣能怀远也。

十九年（庚申）春正月，提督万正色及总兵林贤、陈贤、万镐、杨嘉瑞以舟师伐岛，逼海坛；兴祚提兵与之。沿海上下，经命伪左武卫林升率陈谅、江胜、朱天贵御之；既望我军，畏其众也，不战而溃，天贵来降。二月，国轩入岛；启圣乘间复十九寨，遂覆两岛。经及诸将遁入台。

二十年（辛酉）六月，经卒于台湾；嗣立凡十九年。经长子克■〈臧上土下〉，向监国，实非郑氏出；经死，经母董即收克■〈臧上土下〉杀之，以克塽嗣。

十月，启圣疏荐万正色为陆路提督、施琅为水路提督，图大举。琅治兵平海。

二十二年（癸亥）六月，官军发铜山，窥澎湖，国轩帅兵屯风柜屿、牛心湾以待，琅令蓝理、曾诚、吴启爵、张胜、许英、阮钦为、赵邦试等以七船突入，纵火焚舟；国轩分两翼合击，琅自将突围赴援，互有杀伤。明日，大兵取

虎屿井。彭水故咸，及王师云集，泉水忽甘，众志成城。琅乃分兵八队，每队七船，各三其叠；琅居中，余以属诸将。国轩发火矢、喷筒，烟焰蔽天。我军裹创力战，无生志；阵斩伪将林升、丘辉、江胜、陈启明、吴潜、王隆等，国轩兵士死者万余人，焚大小战舰二百余艘。国轩大溃，从吼门佚出。

澎湖破，国轩入台，与冯锡范、何佑、丘磊等奉克塽决计来降。七月，遣刘国昌、冯锡珪等齎延平王金印一、招讨大将军金印一、公侯伯将军银印凡五，籍土地府库军实，诣军门降。八月，琅至鹿耳门，国轩使人除道迎入。克塽嗣立凡二年，时年十五。自成功迄塽，凡三世三十八年，僭伪悉平。克塽至京师，授汉军公；锡范汉军伯，国轩天津总兵，何佑梧州副将。设府一，曰台湾；县三，曰台湾、曰凤山、曰诸罗。二十九年（庚辰），上特命成功及子经之丧归葬南安。宁静王术桂者，辽王后，渡海依成功。澎湖既破，术桂以王印授克塽，遂投缢死；妾袁氏、王氏、秀姑、梅姐、荷姐，从缢于堂。越十日，葬于凤山县长治里。

#### 杂乱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，金声桓入南昌，南、九款附。德化李含初，倾家起兵■〈目良〉山，连破德安、瑞昌。时，民情初附，惶惑惊恐，无敢言讨含初者。未几，含初所部王拐子私款于我守浔将余世忠，因袭■〈目良〉山，含初死之。同死者，生员李映阳、武生唐扉、邓士凤、熊九鼎、宗麻子。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七月，德安郭贤操起兵克德安，遂破建昌。所部高长子私款于我，执贤操以献。时方议抚，周释勿杀。三年（丙戌）四月，贤操集众图再举；我师侦得，环其庐焚之，独贤操跳，逸去。五年（戊子）金、王叛，贤操复投袂起；为我将帅所执，杀之。子七，次良锡，与从子良铨攻建昌，中流矢死；三良铨，从马兵营战死。同起兵犯者，德安诸生桂登魁、胡戒；登魁妾胡氏，从死。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，右副都御史新昌陈泰来捐资募众，遣所部李凌虹提兵复万载，杀我所置令杜章卿；连破新昌。十二月，令子正仪、正俨往他省，而自部师东下。金声桓使署驿传道戴国士招泰来，而以大军随其后。国士入见泰来，甫出，大兵已压垒阵矣。泰来不及备，兵遂败；泰来死黄氏祠中。国士与泰来姻也，故声桓使之给泰来，而使之不疑。同起兵死者，瑞州刘谄新、谔廷椿、胡亲民。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，我兵下泸溪，以李光署县事。邑贡生魏一柱缚光送郑彩以刷之，与张载述画策守泸，败我师于密潭。四年（丁亥），王得仁下令族泸之丁、傅、魏三族。一柱遂弃妻子走闽，袭破将乐，联结口西、德化、兴安诸藩，攻克建宁。王师至，围而攻之，五阅月始破；一柱与诸藩俱死之。惟兴

安先事出，不与。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，南昌举人、汜水知县胡海定与海川、董德兴起兵金川。十月，王师取婺源，金川兵绝我粮道，王师退。复攻婺源，入之，杀我所置官吏。王师袭海川诸营，定被执，论杀；首既殊而不仆。同死者为揭新。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，起兵龙泉者，为天启进士刘士楨，入泰和、庐陵。三年（丙戌），吉安复陷；士楨遣四子肇履入闽求援，而令季子稚升从李陈玉起兵信丰，为赣声援。赣破，避于黄田。五年（戊子）金、王叛，士楨复令肇履募兵，从刘一鹏围赣州；而令稚升趋南雄，金、王败，归匿龙泉；郡守索之急，乃绝粒死。稚升后战死长桥铺。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，南都陷，江北总兵黄斌卿遁归。唐王僭立，斌卿上恢剿事宜，力陈舟山为海外巨镇，北可窥长江、南可取吴越。唐王善之，封斌卿肃鹵伯，令屯兵舟山。斌卿于是立制度，籍民田；田皆入官、民十五以上者籍为兵，聚粮造船为窃据计。三年（丙戌）□月，鲁王败失浙东，平夷将军定西侯张名振护王出海，投斌卿；不纳。靖夷侯王之仁走舟山，斌卿击杀之，尽并其众。之仁部将张国柱来争，复为斌所败。又劫义师将军胡来贡船，袭杀监军御史荆本彻。四年（丁亥），有两王子浮海来；至，斌卿沈之洋而夺其资。六月，忠威伯贺□尧来归，杀其全家，夺其船五十号。是时，斌卿势张甚。有标将王大振者，斌卿取索无厌足，乃逃去；与郑彩、张名振、阮进等共诉斌卿逆迹于鲁王。王命诸镇会讨，斌卿将佐皆逃；进手斫斌卿，破其脑而沈之海。

吴江进士吴易，初为史可法监军。扬州、苏州相继□，易聚众走太湖，与同邑举人孙兆奎、诸生沈自炯、自炳、武进吴福之等结营长白荡。朱泾四保汇则有诸生周毓祥、周谦等出没。旁近州县；以助饷为名，富家大室率遭抢劫，黠者或豫贿以免祸。我兵搜剿，则彼出此入、此出彼入；间或相遇，互有杀伤。四、五年间，湖路梗塞，是亦江南一大劫也。顺治二年（乙酉）十二月八日，谍报贼在泖西地方；发兵出剿，贼遁去。官兵至上泽镇，纵肆淫掠；总镇闻，梟示十数人。令搜各船所掠妇，给还本夫；兵士畏法，遂以所掠之妇沈之江中。三年（丙戌）正月，忽传白党破城，城中男妇悉走避。明日，搜捉逃民，驾船以缉贼。五月五日，贼聚四保汇，泛蒲酣饮；大兵掩至，杀数百人，获某魁罗腾蛟。五月六日，白党张飞远袭破金山卫。张故诸生，兄弟俱负膂力，与吴易合营袭卫城。协镇出战，飞远遂遁去。先是，飞远约城中助己者悉墨其鼻；飞远既遁，城中之通张者鼻尚墨也，协镇悉杀之。七月，获周毓祥，送南京杀之；周谦来降。未几，获吴易，杀之杭州。八月，白党悉来降。提督吴兆胜人给一免死牌，其头目悉于原官加衔一级；于是，乞儿贱隶曾入白党者，悉有参、游之号。

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六月三日，吴淞副总兵吴志葵帅舟师入申浦，直抵米车塘驻泊。旗号四会，松人望之以为义旅也。及至，惟以令箭提某富室索银若干、某富室索米若干，纵兵大掠，所至一空；遂逐我朝所置守令，公署、狱铺尽毁。于是，松城有民而无官。既移泊黄天荡，窥苏之阊门，令参将鲁之璵以五百人攻之。鲁歿于阵，全军歼焉。志葵气沮，退师泖中。已，两广总督沈犹龙据松江，而陈子龙、徐孚远等亦起兵太湖中，军号振武。然与志葵俱泊城外，不与城守；城破，亦不相救也。王师取松江，志葵将航海以遁，移师中浦；抵得胜港，我师以小舟薄之，掩其不意，须臾火器齐发，烟焰蔽天，军遂大溃。志葵被执，乞降；不许，杀之，浦中积尸如丘焉。子龙后死吴兆胜之乱。

庐陵王蔼妻刘淑英，父铎，扬州太守，死璫难。淑英年八而寡，常割股以疗姑疾。甲申国变，自矢报国；遂集家僮百人，捐赀召募成一旅。顺治三年（丙戌），楚将张先璧驻永新，淑英领所部赴焉。张奇其才，欲娶之；淑英不可。张因分遣其部众，淑英忿恨卒。

顺治三年（丙戌），大兵取广州。四年（丁亥）三月，兵科给事中陈邦彦及新会王兴、潮阳赖其肖先后举兵，说甘竹滩积盗余龙围广州；而已发高明兵，从海道入珠江，与龙会。时，大兵在桂林闻乱，还救，声言取甘竹滩；龙军素无纪律，遂退。邦彦亦却归。四月，遣门人马应芳会龙军，取顺德。应芳败，赴水死。龙再战于黄连江，败歿。初，广州之围，我巡抚佟养甲获降者，知谋出邦彦；袭其家，执妾何氏及子和尹、虞尹以招邦彦，邦彦不从。养甲壮之，仍善待其妾及子。后郡绅李皇一、举人杜璜起兵攻肇庆，乃杀之；璜等亦败死。八月，东阁大学士陈子壮亦起兵九江村，兵多蛋户、番鬼，善战。九月，邦彦密约子壮复攻广州，水陆并进；且约原广州卫指挥杨可观为内应。子壮先二日至，城中不敢应；又张檄者为我所获，事以不果，可观被杀。李成栋攻张家玉于新安，邦彦因与子壮谋曰：成栋闻警必急还，我伏兵禺珠洲侧，而公以大舰逼其西，可以得志；望青旗而朱旂者，我军也。成栋还至禺珠洲侧，邦彦以火舟冲之，焚其口舟。成栋引而西，会日暮，子壮不能辨旗帜，疑皆敌舟也，阵遂动；大兵击之，遂溃。子壮长子上庸战歿。会故御史麦而炫破高明，迎子壮；子壮奔高明，邦彦奔三水。未几，清远指挥以城迎邦彦。邦彦入清远，与诸生朱学熙同城守。数日，城破，邦彦率兵巷战，肩受三刃，遂被执；系狱五日，杀之。学熙自缢于朱氏园。未几，破高明，子壮所署知县朱实莲战死。子壮、而炫执至广州，论杀；子壮母自缢。

顺治四年（丁亥），故广信巡抚张家玉与举人韩如璜结乡兵从东莞入之，籍前尚书李觉斯家以犒士。甫二日，大兵至，家玉败走西乡。始，璜战歿，家玉祖母陈、母黎、妹石宝俱赴井死；妻彭被执，不辱死。西乡大豪陈文豹

，奉家玉取新安，复入东莞。未数日，大兵复来攻，家玉败走铁冈；沿途集众，复得数千人，遂入龙门、博罗、连平、长宁。攻惠州，克归善，还屯博罗。大兵至，走龙门；募兵复得万人，分龙、虎、犀、象四营，拔增城而据之。大兵来攻，分其军为三，倚谿崖以自固。大战十日，乃败；诸将请溃围出，家玉叹曰：矢尽炮裂，欲战无具；将伤卒毙，欲战无人！因遍拜诸将，赴野塘以死。初，家玉之走铁冈也，觉斯尽发其先垄、毁其家庙，歼其乡以复。

乐平倪大显，与兄大恢、大登俱以勇力闻。乙酉，饶州司理周捐币致之。周败，归黄道周；黄败，从曹大镐。顺治五年（戊子），王得仁大发兵屠乐平，军中闻显勇，争取之以为奇功。有僧长八尺余，下马搏显；显斫僧，应手落。已大兵悉集，显知不支，遂自刎。大恢、大登被执，论死。

吉水王宠者，初从刘同升起兵，以所部不戢去；已，往来临、吉、抚、赣间。一日为我兵所获，宠即诡降；夜半起，尽杀同伴，即载其旗帜以下过新淦。峡江令见旗帜，以为本兵也。出迎江浒；宠遽起擒杀，连破二县，遂遁。已，吉水邹文鼎与从侄敬起兵，宠与合营。大兵至，鼎、敬俱败获，鼎赴水死，敬解省论杀。宠急书「追战王宠」四字于旗，大呼杀贼；遂逸去。既逸，我兵始知其即宠也。明年，金、王叛，遍招王宠不得，盖宠入山死矣。同时，有安仁僧丹竹者，益藩起兵所招三十六营之一也。益藩败，从揭重熙袭抚州；猝遇我将王得仁，丹竹以步逐马，戟及得仁面，几获之。声桓兵过安仁，闻丹竹病，遣九骑缚之。丹竹闻，力疾起呼所部十余人，伏于隘。侦知金骑在酒肆中，丹竹单身入肆，金骑见其为僧，而不知其即丹竹也。因问识丹竹乎？竹应声曰：我即是！遽拔刀杀二人。七骑者上马驰，遇伏获其二，前再遇伏，获其三，惟二骑得归耳。声桓破广信，多卤获；丹竹邀之，先以水椿置水中，因持长枪火箭逐之。声桓兵弃舟走，尽得其所获。后率壮士邀贝勒零骑之入闽者；大兵忽至，马蹶见杀。

顺治四年（丁亥）四月，松江提督吴兆胜据城以叛。先是，三年（丙戌）六月，李成栋调往福建、兆胜移镇松江。有周谦者，故从白党来降者也，稍知文墨；兆胜昵焉。因通海寇黄斌卿，令举兵内向；给事中陈子龙、举人殷之辂、生员张宽等皆与其谋。斌卿约于四月十六日兵至；而海舟非风不行，连日北风大作，舟不时至。海防同知杨之易、推官方重朗知其谋，潜移书洪承畴，言兆胜反状；承畴未之信，即以其揭下兆胜。兆胜大惧，十五日夜将半，以令箭促之易、重朗至，杀之；意明日黄兵必至也。天既曙，城外寂然；副将詹天祥知事不济，即同都司高永义率兵入执兆胜，按诛将校十七人。二十四日，大兵至松江，执子龙于广富林；子龙乘间赴水死，出其尸戮之。时陈子方五岁，亦论杀。殷之辂、张宽逮至南京，斩于市。

孔彻元、彻哲，建昌人，家素封；有蔡观光者，其客也。顺治五年（戊子）金、王叛，王师围之；哲往援，溃歿，元心勿能忘也。六年（己丑）七月，讹传瑞德七邑奉靖武遗宗；元闻大喜，遂入城，逐我所置令刘时俊。已而各邑寂然，同党执之以献，兵卒皆散。而观光心勿善也，七年（庚寅）将揭竿起南昌；迹露，走鄱阳，为巡卒所获，论死。

顺治五年（戊子），金声桓据南昌以叛，星子诸生吴江起兵应之。王师再平江州，江返南康，为拒湖计，结垒开元寺。已，败走都昌，得旧镇张士彦标将黄才溃兵二百人，部勒之，冀复举。已而黄才款于我，执江来献，论死。

顺治二年（乙酉），吏部尚书郭维经之子应铨、应衡、应煜举兵临川，与我兵大小十余战，颇有斩获；唐王授应铨、应衡兵部郎中，应煜户部主事。维经视师赣州，应铨驻兵龙泉为赣犄角，而声势不相应。四年（丁亥），我兵攻龙泉，应铨设伏败之；部将刘文煌引我兵入城，铨、衡兄弟皆被执。应铨投严下不死，刘一鹏欲降之，不顺命。扼吭以死。应衡至吉安，一僧饮以酒；应衡碎饮具大骂，凿齿断臂以死。应煜见我按董学成，□而骂之；抽肠死，死尤酷。